

南 洋 與 中 國

陳 序 經 著

嶺 南 大 學

西 南 社 會 經 濟 研 究 所 印 行

577.2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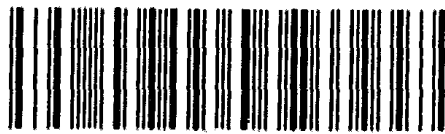
382

2

嶺南大學西南社會經濟研究所專刊甲集第一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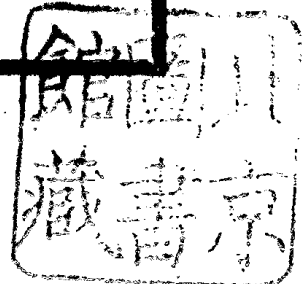
南洋與中國

陳序經著



3 0619 8656 2

A 053285



目 次

自序

緒言

第一編

第一章 歷史的回顧

第二章 歷史的回顧

第三章 歷史的回顧

第四章 歷史的回顧

第五章 歷史的回顧

第六章 華僑的人口

第七章 華僑的人口

第二編

第八章 經濟的問題

七
一三
一九
二四
三〇
三六
四二
四九

附 錄

第九章	經濟的問題	五四
第十章	經濟的問題	五九
第十一章	經濟的問題	六四
第十二章	經濟的問題	六九
第十三章	教育的問題	七四
第十四章	教育的問題	七九
一、	新南洋的展望	八五
二、	論中國與南洋的外交	八九
三、	雲南與華僑	九三
四、	論中暹的關係	九六
五、	我們豈能再容忍暹羅	一〇〇
六、	談救濟華僑	一〇四
七、	南洋與青年	一〇九

緒 言

南洋這個名詞，我們在這裡所用的，大體上是史書上所說的南海。至於明初三保太監下西洋，那個西洋，也與我們這裡所說的南洋，有不同之處；因為鄭和所下的西洋範圍較大，它包括了印度洋的印度。

我們這裡所說的南洋，是指英屬的緬甸，馬來半島，及婆羅洲；荷屬的爪哇，蘇門答臘，以及其他的東印度群島；美屬的菲律賓群島；法屬的越南，與暹羅等處。

所謂南洋，雖然有海洋的意義，然而我們所指的却不只是在中國南海 (South China Sea) 中的島嶼，而且指與我國西南各省，即廣東、廣西、雲南、西康所接壤，而伸出於南海的緬甸、安南、暹羅、及馬來半島等地方。這些地方，本是大陸的一部分，謂之爲南洋，顧名思義，也許未甚妥當，然而這個名詞沿用已久，我們只好使用下去。

南洋既指南海而言，其範圍原也可以擴張，而包括澳大利洲以至新西蘭。然而在習慣上，這些地方却在我們這裡所說的南洋之外。此外，又有些人以爲南洋應該指鄭和所下的西洋，包括印度在內。印度的文化與我們這裡所說的南洋，雖有了密切的關係，然而在歷史上，在地理上，都自成體系，所以我們所說的南洋，應該與印度無關。

從地理上看起來，世界各國中，沒有一個國家像中國之於南洋的關係那麼密切了。

緬甸的東北與我國的雲南、西康毗連，直到現在，中緬的邊境界綫，有些地方還未能十分確定。安南的北部與我們的雲南、廣西、廣東的南部接壤，暹羅位於緬甸與安南之間，雖然不與中國接壤，可是從雲南的南部邊境到暹羅的北部邊地，特別是在緬甸與安南的交界的地帶，距離只有數十公里的途程。所以在地理上，兩者的關係也很爲密切。假使在緬越交界的地方有了一個走廊，而這個走廊是屬於中國，或是屬於暹羅，或是由中暹兩國去共管，那麼中國之於暹羅，在地理上也就銜接起來了。

馬來是從暹羅的南部伸出的半島，北部屬於暹羅，南部屬於英國。這個半島，也可以說是中國的南海與印度洋的分界線，所以在這個半島的西邊的海洋，我們叫做印度洋，在這個半島的東邊的海洋，我們叫做中國的南海。

馬刺呷海峽，雖然分開了馬來半島與蘇門答臘，但是這個海峽，而特別是在東南方面，並不很廣。其實，從新嘉坡或馬來半島的東南角，到蘇門答臘的關丹，河口，這兩個地方，不只距離很近，而且有了好多島嶼密佈其間。又如從新嘉坡到荷屬峇（Riouw）島西岸的首府丹戎比噠（Tandjoengpinang），也不過相隔一衣帶水，從這個地方，到蘇門答臘的哈利（Hari）、河口中間，也有了很多的島嶼。

蘇門答臘東南角之於爪哇的西北角，也只隔了一衣帶水。從爪哇的最東的海岸，經過巴里（Bali）島，龍目（Lombok）島，松巴瓦（Sumbawa）島，西里伯斯（Celebes）島，

佛羅里(Flores)島，帝汶(Timor)而至新幾內亞(New Guinea)與新不列顛島等處，從一個島到另一個島，距離都不很遠。

假使我們從蘇門答臘的巨港(Palembang)越過邦加(Bangka)與勿里洞(Bandar)兩個島，而到婆羅洲，海程的隔離，也是很近。再由婆羅洲的西北角的古達(Kadat)或是東北角的各處而到菲律賓群島，也並不遠。

在菲律賓的北邊海岸與台灣的南方的東港之間，也有了很多的島嶼。由台灣到福建沿岸的隔離之近，又是我們所熟知的。台灣之所以在歷史上成爲中國版圖的一部分，也就是這個原故罷。

有人說：從福建的沿岸，經台灣而到菲律賓的北部，本來是有了陸地相連，後來纔有海洋的隔離。說不定在好多年前，不只是從福建的沿岸經台灣而到菲律賓的北部，是有了陸地相連，就是從菲律賓群島以至荷屬的東印度群島，這就是從菲律賓的南部而到婆羅洲的北部，經過爪哇，蘇門答臘而至馬來半島，或者也有陸地相連。假使這是事實，那麼今日中國的南海，就是一個大湖——世界最大的湖，而可以叫做中國的南湖了。

從地理上看起來，中國是東亞陸地的主幹部分，在中國沿岸與太平洋之間，有了好多的大小島嶼，從朝鮮半島或日本本部，經九洲、琉球群島、台灣、菲律賓群島、婆羅洲、爪哇、蘇門答臘，以至馬來半島，再沿馬來半島的東岸，經暹羅灣，沿越南海岸而北

上至東京灣，都可以說是中國東南海岸的外圍地帶。也可說是中國在太平洋上的屏障。

同樣的，蘇門答臘，馬來半島，以至緬甸，又可說是中國在印度洋上的外圍地帶，或中國在印度洋上的屏障。

從南洋的地理看來，南洋的主要地域是中國西南方面所伸出的土脈，這就是緬甸、安南、暹羅、與馬來半島那一帶地方，因為這些地方，不只在面積上是一片連接的地方，且與中國有了毗連的關係。

不但這樣，在這一個區域裡的河流、山脈，大致上都是發源於中國的西南部。緬甸的最大河流是伊洛瓦底江，這條河發源於西康，長達一千二百五十哩。此外，緬甸又有一條薩爾溫江，是由雲南流入的，長一千七百五十哩。雖則這條河在交通與水利上，遠不若伊洛瓦底江之大。此外又如在暹羅與安南的湄公河，是來自雲南的瀾滄江。安南北部的紅河，在我國境內的，又稱為富良江。至於山脈，因為安南緬甸與我國西南交界，其山脈，都是從我國伸出去的支脈，或餘脈。比方，怒山是從我國沿緬甸而直到馬來半島。從此更可以見得我國在地理上與南洋的關係的密切了。

總而言之，從地理上看起來，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像中國之於南洋的關係那麼密切，這不只是因為南洋的主要區域，像緬甸、安南、暹羅、與馬來半島這一片地方，是我國西南區域所伸出的土脈，就是蘇門答臘，荷屬東印度的其他各處，及菲律賓群島之於我國，

也有了不可分離的關係。這些地方的隔離，多只一衣帶水，我國東南方面的台灣與這些地方，尤其是菲律賓的關係，更加密切。其實，從台灣經過菲律賓，而至荷屬東印度群島，也可說是同一土脈，這與我國西南所伸出至馬來半島的那個土脈，形成了中國的西南與東南兩方面的屏障。

第一編

第一章 歷史的回顧

從地理上看，中國之於南洋的關係，固像上面所說，很爲密切；從歷史上看，兩者的關係，尤爲密切。

歷史上，中國與南洋的關係，究竟始於何時？尙難確定。後漢書南蠻傳云：

交趾之南，有越裳國，周公居攝六年，制禮作樂，天下和平。越裳以三象重譯而獻百雉。周公曰：德不加焉，則君子不享其質，政不施焉，則君子不臣其人。吾何以獲此賜也？使者曰：吾受命我國之黃者日久矣。

據傳說，越裳國的使者這一次來朝貢之後，要想回到他們自己的國家，可是他們却忘記了回去的路途，因此，周公乃製造指南車五乘，給與他們，使他們照着向南的方向回到他們的國家。

後漢書南蠻傳的這一段記載，是否可靠，當然是一個疑問。至於交趾這個名詞，據我們所知道的，已見於禮記。云：

南方曰蠻，雕題交趾，其俗：男女同川而浴，故曰交趾。

禮記據說是漢初河間獻王得仲尼弟子及後學者所記而成的書，所以這本書裡所記的是否能夠代表春秋時代的事實，也是一個疑問。但是假使交趾在周代已與中國交通，而越裳國又在交趾之南，那麼越裳國就是後代的越南的地方，是無可疑的。至於所謂交趾，當然就是今日的越南。

我們根據史書所載，秦始皇統一天下，中國的版圖已擴充到越南的北部。秦置桂林、象郡，可以說是包括了這些地方。淮南子在人間訓篇中，也曾經說過秦始皇之所以經畧這些地方，是因為他想獲得犀角、象齒、翡翠、珠璣之利。

關於秦及秦以前的中越關係，越史畧裡曾有下面一段話云：

春秋謂之闕地。禮記謂之雕題。至周莊王時，嘉寧（越南的北部）有異人焉，能以幻術服諸部落，自稱碓王，都于文郎。文郎國以淳爲俗，結繩爲政，傳十八世，皆稱碓王。越勾踐嘗遣使諭，碓王拒之。周末，爲蜀王子泮所逐而代之，泮築城于越裳，號安陽王，竟不與周通。秦末，趙佗據鬱林、南海、象郡、自稱武王……時安陽王有神人曰臬魯，能造柳弩，一張十放，教軍萬人，武王知之，乃遣其子始爲質，請通好焉。後王遇魯稍薄，臬魯去之，王女媚珠又與始私焉，始誘媚珠求看神弩，因毀其機，馳使報武王，武王復興兵攻之……遂破之。

這種記載是否可靠，也成爲問題。我們所能確定的是，秦置的桂林、象郡，越南北部已包括在內了。

到了漢朝以後，越南隸屬中國，有史可徵。漢武帝元鼎六年（西曆紀元前一二一年），曾平服交趾、日南等處。前漢書武帝本紀中說：

元鼎六年，冬十月，發隴西、天水、安定騎士及中尉，河南、河內卒十萬人，遣將軍李息，郎中令徐自爲征西羌，平之。行東將幸緱氏，至右邑桐鄉，聞南越破，以爲聞喜縣。春，至汲新中鄉，得呂嘉首，以爲獲嘉縣。馳義侯遣兵未及下，上便令征西南夷，平之，遂定越地，以爲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崖、儋耳郡。定西南夷。

這裡所謂平定的九郡，有三郡是在越南的境內，這就是交趾、九真、與日南三郡。交趾郡治瀛鄰，就是現在的河內省；九真郡治胥浦，就是現在的順化省；日南郡治朱告，就是現在的富春省。這都入了中國的版圖。當時中國在安南境內所統治的南邊，大概是到了現在承天府的隘雲山。這個山的南方，就是歷史上所說的徼外蠻夷的地方，後漢末年，在這些地方所建立的林邑國。其北方邊境，大概與漢的象林接壤，而佔有現在安南的本部。王莽末年，岑德曾致書與交趾牧鄧讓，宣示中國的威德，後來鄧讓與錫光同江夏、武陵、長沙、桂陽、零陵、蒼梧六太守，皆到來朝貢。光武建武十六年（西曆四〇），交趾

女子徵側及其妹徵貳反叛，光武乃遣馬援爲伏波將軍，征討交趾。越史畧中曾記及此事云：

建武十六年，荒洽縣人徵側，雒將之女也。嫁爲朱鳶縣人詩索爲妻。性甚雄勇。所爲不法，太守蘇定細之以法，側怒，乃與其妹貳起兵攻陷郡縣，九真、日南皆應之，畧定漢南外六十五城，自立爲王。都麓冷。十七年，漢拜馬援爲伏波將軍以擊之。十八年，援緣海而進，至浪泊上與側戰，側不能支，退保禁溪。十九年，側益困，遂走，爲援所殺。

我們知道，在漢武帝的時候，曾以路博德爲伏波將軍征伐越南，到了馬援，又被命爲伏波將軍去平越南。馬援平定這個地方之後，據說他曾在日南、象林建立了銅柱，以定漢界，又在銅柱上書了「銅柱折，交趾滅」的字句，並留兵保守銅柱，以防越南土人的反抗。

馬援在越南四年之久，他於建武二十一年離開越南，但是留在越南保守銅柱的兵士，却逐漸的繁殖起來，後來增至數百戶，他們通通姓馬，而謂爲馬留人。

安帝永初元年，（西曆一〇七年），九真徵外的蠻族，曾請求內屬。順帝永建六年（西曆一三一年），日南徵外葉調便遣使入貢，順帝曾賜調便金印紫綬。又據後漢書南蠻傳所載：後漢的初年，越南逐漸的華化起來。云：

人如禽獸，長幼無別，項髻徒跣，以布貫頭而著之後。頗徒中國罪人，使雜居其間，乃稍知言語，漸見禮化。光武中興，錫光爲交趾任延守九真，於是教其耕稼，制爲冠履，初設媒娉，始知姻娶，建立學校，導之禮義。

這可見國人之到越南的，不只是軍隊兵士，而且有了犯人，與土人雜居，同時又設立學校，使其華化。

不但這樣，我們若據越史所載，所謂越人，也是華夏的後裔。他們的立國君主是鴻龐氏，乃炎帝神農之後，明帝之子。鴻龐氏建國於紀元前二千八百年，共傳了二十世。在位的君主，每個人都享壽數百歲，這是第一個朝代。到了紀元前一百七十八年，乃有甌貉王朝的建立，其君主叫做安陽王，名泮，爲巴蜀人，在位五十餘年，爲越王趙佗所滅。這是周末秦代的事情。此外，漢書裏也說：高辛氏之犬，應懸諭令，啣吳將軍頭詣軍前，帝女遂從之入山，生子女六人，自行婚配，繁衍衆多，始居於湖南，長沙，武夷，後經桂省而至越南。這只是一種傳說，不易置信。但是越南人種，不只是與我國人種有了很多相似之點，而且中越人民雜居，有了悠久的歷史，故彼此的血統，早已混合，是不能否認的事實。

除了越南之外，緬甸也與中國接壤，就是暹羅與中國，地理上也很接近。然而歷史上中越的關係，開始較早得多，這可說是由於歷史上廣西廣東的開闢較早。至於雲南之入中

國版圖，既然較晚，中緬關係的歷史，也因之較短，這是由於地理上的崇山峻嶺所阻隔，陸道交通，很爲困難所致。

爲了這個原故，在秦以前，中國之於南洋的陸道交通，既只限於越南方面。自漢以後，中國與南洋的交通，主要是由於海道，連了所謂伏波樓船征伐越南，也是靠了海道。所以漢代以後，中國與南洋的其他各處，才正式發生了關係。

第二章 歷史的回顧

在漢代，中國與越南的關係，主要雖是由陸道的交通，然而在這個時候，中國與南洋的其他各處的海道交通，已經相當的發達。漢書地理誌有一段記載中國與南洋的海道交通，很為詳細。云：

自日南、障塞、徐聞、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國。又船行可四月，有邑盧沒國。又船行可二十餘日有譏離國。步行可十餘日，有夫甘都盧國。自夫甘都盧國船行可二月餘，有黃支國。民俗畧與珠崖相類。其州廣大，戶口多，多異物。自武帝（紀元前一四〇至八七年）以來皆獻見。有譯長屬黃門，與應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離，奇石異物，齎黃金雜繪而往。所至國，皆廩食爲耦，蠻夷買船轉送致之，亦利交易。剽殺人，又苦逢風波溺死，不者數年來還。大珠至圍，二寸以下。平帝元始（紀元後一至五年）中，王莽輔政，欲耀威德，厚遣黃支王，令遣使獻生犀牛。自黃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黃支之南，有已程不國，漢之譯使，自此還矣。（漢書卷二十八下粵地條）

從上面一段話裡，我們可以注意到下面數點。第一：南洋諸國與中國的海道交通，在漢武帝的時代，已很頻繁，那麼中國與南洋海道交通的歷史，恐怕開始於漢代以前，不過

因爲史料的缺乏，不易證明其確實的年代罷了。上面所舉越史畧中所載越王勾踐嘗遣使去越南諭確王事，是否可靠，固成問題，假使這事可靠，而勾踐所派使者之到南越，是否由海道而往，也成問題。不過越人善舟，同時那個時候，兩廣還未歸附中國版圖，越王遣使從浙江海港，經福建、廣東海岸而到安南，並非不可能之事。而且南洋諸國在武帝時，既嘗到中國朝貢，中國使者也到了南洋各處，這種海上交通，必非突然而來，而必有相當長久的歷史。所以我們可以推想在周秦的時代，南洋交通，當已發展，至漢代而益盛。

第二：照這段話看起來，中國人之到海外的是由日南、障塞、徐聞、合浦等處出發。日南已在越南境內，從那裡到南洋各處自然很近，至於徐聞，合浦是在雷州半島，對面爲海南島，古稱珠崖。這些地方，因爲靠近南海，遂成爲漢時的海外交通的要地。中國人之到海外的，既以此爲起點，那麼海外諸國之到中國的，大致也以這個地方爲終點。所以我們可以推想在漢代，雷州半島、海南島與東京灣一帶的船舶之來往的，當也很多。

第三：中國君主之所以要派人到海外的目的，大致有兩種：一爲尋找珍奇物品，二爲宣揚威德，至於一般人民之到海外，主要是爲了貿易。

第四：這段話裡所敘述的幾個國名，直到現在還沒有十分正確的考定。然據斐隆（Ferrand）著的「崑崙及南海古代航行考」（馮承鈞譯本），及藤田豐八的「東西交涉史之研究南海篇」，「前漢對於西南海上交通之記錄」等著作，他們認爲都元就是通典卷一

八八之都昆，或都軍國，這個國，是在馬來半島的沿岸。邑盧沒國，是新唐書南蠻傳中的盤盤國東南的拘婁密，這個國是在緬甸的沿岸。譙離國是賈耽通海夷道中的驃國悉利城。夫甘都盧國是緬甸的蒲甘 (Pagan, Pagan) 城。皮宗是馬來半島的彼桑島 (Pisang)。黃支國是西域記卷十中的達羅毗茶國 (Dravida) 都城建志補羅 (Kancipura)，這就是現在的 Conjeveram。

假使這種考証是正確的話，都麼在西漢時代的使者之到南洋的，已經繞過了馬來半島而到印度洋的沿岸。黃支若為建志補羅，使者所到最遠的地方，是在印度的南部了。

第五：從這段話裡我們知道上面所說的各國，都會遣使到中國，同時中國也有使者到了這些國家，而中國的使者之到海外的，是屬黃門的譯長。

第六：中國使者離開雷州半島的時候，是乘中國的船舶到了遠海，然後又由蠻夷買船轉送。因此我們又可以推想在那個時候，中外的船舶之來往南海各處的，必定互相熟識，互相轉送，互相互易。

第七：中外貨物交易的種類，在這裡也已提及。由中國運往外洋的是黃金、雜糴；而從外洋運回的是明珠、璧流離、奇石、異物、犀牛等等。

第八：海上旅行的苦况，在這裡也曾述及。除了風波溺死之外，在海上，在南洋各處都有生命的危險，大概海盜與土人的凶殘，是隨時隨地可以發生的。其實這種情形，不只

是在二千年前可以發生，就是一百數十年前也常發生。至於因風波而使船沉人溺的情況，直到最近，凡是由廣東沿海一帶之乘帆船到南洋的，也是常有的事，而況在那個時候的船，還比不上近代的呢。

最後，從這段話裡，我們又知道由中國到南洋而至黃支，除了乘船之外，還有步行的路程，步行的時間約十餘日，計算乘船與步行共需約十二個月的時間。但是據其回程的記載，從黃支經皮宗而到日南、象林，只需十個月的時間，這也許是因為順風與不順風的關係。然而照這裡的記載，從徐聞合浦而至黃支，至少也要十個月的時間，那麼若合計往返途程，非兩年不可。

在後漢書裡，我們也可找出好幾個地方記述中國與南洋的關係的，如卷一一六，南蠻西南夷傳裡說：

永寧元年（西曆一二〇），擲國王雍由調復遣使者詣闕朝賀，獻樂及幻人，能變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馬頭，又善跳丸，數乃至千。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擲國西南通大秦。

卷六，本紀也說：永建六年（西曆一三二）「十二月，南徼外葉調國、擲國遣使貢獻」。又卷一一六西南夷傳說：「永建六年，日南南徼外葉調王遣使貢獻，帝賜調使金印紫綬。」又西域天竺傳云：

天竺國，一名身毒，在月氏之東西數千里……身毒有別城數百城，置長；別國數十國，置王……其時皆屬月氏，月氏……西與大秦通，有大秦珍物，又有細布，好氍毹，諸香、石密、胡椒、薑、黑鹽。和帝時，（西曆八九至一〇五）數遣使貢獻……世傳明帝（五八至七五）夢見金人，長大，頂有光明，以問羣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長丈六尺，而黃金色，帝於是遣使天竺問佛道法，遂於中國圖畫形像焉。楚王英始信其術，中國因此頗有奉其道者。

同卷還有一段是記載大秦國與安息天竺的互市，然這是印度洋以西的國家，我們可以從畧。照這數段話看起來，後漢時代中國與海外的關係，不只愈為密切，而其範圍也愈來愈廣。安息是波斯，而大秦為羅馬，假使這麼遠的地方都與中國交通，那麼中國之於南洋的海上交通，必更為頻繁。因為不只南洋諸國朝貢中國的愈來愈多，而安息大秦之東來中國的，也必經過南洋一帶。

不但這樣，揮國在緬甸的北部，其使者來中國的次數，既若是之多，說不定從緬甸北部到中國的陸道，也已溝通。這是前漢以前的史書所未及的。至說「揮國西南通大秦」，然又說「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這似乎是矛盾的。假使這裏所說的大秦是羅馬，那麼揮國之於大秦，相距很遠，若說這個大秦不是羅馬，那麼這個大秦也許就是在印度。但是大秦傳中所說的大秦王安敦，又似是羅馬的安敦尼 (Antoninus)，安敦尼在位十九年，

從一六一年至一八〇年，後漢書說桓帝延熹九年遣使通中國，正是在一六六年，這是一件很爲巧湊的事。假使這裡所說的安敦就是羅馬安敦尼皇帝，那麼中國在那個時候，不只與南洋各處交通頻繁，而且與西洋已有了接觸了。

第三章 歷史的回顧

到了三國的時代，吳孫權曾數次遣使到南洋，而南洋各國之遣使到中國朝貢的也很多。吳志，卷十五，呂岱傳云：

岱既定交州，復進討九真，斬獲以萬數。又遣從事南宣國化暨徼外、扶南、林邑、堂明諸王，各遣使奉貢。

交州的平定，是在黃武五年（西曆二二六），到了黃龍三年（西曆二三一），孫權曾召呂岱回國，所以呂岱之討伐交州與遣從事南宣國化，當在這數年內。又據吳志卷二，赤烏五年（西曆二四三）七月，遣將軍聶友，校尉陸凱，以兵三萬討珠崖儋耳。次年十二月，「扶南王范旃遣使獻樂人及方物」。

這可見吳對於南洋的注意。但是在三國時，出使南洋各處之最著名的要算朱應與康泰。朱應與康泰之出使，三國志中並沒有說及，而却見於梁書卷五四，海南諸國傳的總敘裡。今且錄之於后：

海南諸國，大抵在交州南，及西南大海洲上，相去近者三五千，遠者二三萬里，其西與西域諸國接。漢元鼎中，遣伏波將軍路博德開百越，置日南郡，其徼外諸國，自武帝以來皆朝貢。後漢桓帝之世，大秦天竺皆由此道遣使貢獻。及吳孫權

時，遣宣化從事朱應，中郎康泰通焉，其所經及傳聞則有百數十國，因立記傳。

梁書雖然告訴我們，朱應康泰遊了諸國之後，曾作記傳，其書名前者所著的如「扶南異物志」後者所著的如「扶南傳」，「吳時外國傳」等，可惜現在都已佚傳。因此，他們在海外的事蹟不易明瞭。現在所能找出的，只是從片斷的記載中推想罷了。比方梁書卷五四扶南傳云：「吳時中郎康泰，宣化從事朱應使於尋國」。所謂尋國，大概就是范尋統治時代的扶南。南齊書卷五八扶南傳云：

至王粲死，國人立其大將范師蔓，蔓病，姊子旃篡立，殺蔓子金生。十餘年，蔓少子長，襲殺旃，以刃鑿旃腹曰：「汝昔殺我兄，今爲父兄報汝。」旃大將范尋又殺長，國人立以爲王，是吳晉時也。

上面曾指出范旃遣使獻樂人及方物，而這裡又說范尋繼范旃而就王位，那麼所謂康泰朱應使於尋國，當是指着范尋統治時代的扶南了。

至於晉與南北朝時代佛教之在中國，很爲發達，除了政府遣使到外國之外，僧人之到印度的很多。這些僧人到印度的，固然很多是取道於西北陸道，然而也有不少是由海道的。比方高僧傳卷四裡云于法蘭，「遠適西域，欲求異聞，至交州遇疾，終於象林」。就是一個例子。

在僧人之中，經過南洋而最爲後人所樂道的，要算法顯。

法顯赴印度，是在晉安帝隆安三年（西曆三九九），而回到中國，是在安帝義熙十年（西曆四一四），在外時間共十五年。他赴印度的時候，雖由長安取陸道，但他的回程，却由海道而經南洋。關於他記載在外遊歷的著作，本有數種，惟現在只存佛國記，或法顯傳一本。在這本書裡，曾述及他的回程如下：

多摩利帝國，即是海口。其國有二十四僧伽藍，盡有僧住，佛法亦興。法顯住此二年，寫經及畫像，於是載商人大舶，汎海西南行，得冬初信風，晝夜十四日，到師子國。（按即今日的錫蘭島）……於王城北跡上起大塔，高四十丈，金銀莊校衆寶合成，塔邊復起一僧伽藍，名無畏山，有五千僧，起一佛殿，金銀刻鏤，悉以衆寶，中有一青玉像……法顯去漢地，積年所與交接，悉異域人，山川草木，舉目無舊。又同行分析，或留或亡，顧影唯已，心常懷悲，忽於此玉像邊見商人，以晉地一白絹扇供養，不覺悽然，淚下滿目。其國前王遣使中國，取貝多樹子於佛殿旁種之，高可二十丈。……法顯住此國二年，更求得彌沙塞律藏本，得長阿含雜阿含，復得一部雜藏，此悉漢土所無者。得此梵本已，即載商人船上，可有二百餘人，後係一小船，海行艱險，以備大船毀壞。得好信風，東下二日，便值大風，船漏水入，商人欲趣小船，小船上恐人來多，即斬絙斷，商人大怖，命在須臾，恐船水洩，即取羸財貨擲著水中，法顯亦以軍持及澡灌，并餘物棄擲海中，但恐商人擲

去經像，唯一心念觀世音及歸命漢地衆僧，我遠行求法，願威神歸流，得到所止，如是大風晝夜十三日，到一島邊。潮退後，見船漏處卽補塞之，於是復前海中，多有抄賊，遇輒無全，大海瀾漫無邊，不識東西，唯望日月星宿而進，若險雨時爲逐風去，亦無准當，夜闇時，但見大浪相搏，晃然火色，龍窟水性，怪異之屬，商人慌遽，不知那向。海深無底，又無下石柱處，至天晴已，乃知東西還，復望正而進。○若值伏石，則無活路。如是九十日許，乃到一國名耶婆提。○（按卽今之蘇門答臘或爪哇）其國外道，婆羅門興盛法，佛不足言。停此國五月，復隨他商人大船上，亦二百許人，資五十日糧，以四月十六日發。法顯於船上安居，東北行趣廣州一月餘日，夜鼓二時，遇黑風暴雨，商人買客皆悉惶怖，法顯爾時亦一念觀世音及漢地衆僧，蒙威神佑，得至天曉。曉已，諸婆羅門議言，坐載此沙門使我不利，遭此大苦，當下比丘置海島邊，不可爲一人令我等危險。法顯本檀越言，汝若下此比丘，亦并下我，不爾便當殺我，汝其下此沙門，吾到漢地，當向國王言汝也。漢地王亦敬信佛法，重比丘僧。諸商人躊躇不敢便下，於是天多連陰，海師相望僻誤，遂經七十餘日，糧食水漿欲盡，取海鹹水作食，分好水人可得二升，遂便欲盡，商人議言：常行時正可五十日便到廣州，爾今已過多日，將無僻耶？卽便西北行求岸，晝夜十二日，抵長廣郡界，牢山南岸，便得好水菜，但經涉險難，憂懼積日，忽得至

此岸，見藜藿菜依然，知是漢地。然不見人民及形跡，未知是何許，或言未到廣州，或言已過，莫知所定。即乘小船入浦，覓人欲問其處，得兩獵人，即將歸，令法顯譯語，問之，法顯先安慰之，徐問汝是何人，答言我是佛弟子，又問汝入山何所求，其便詭言明，當七月十五日，欲取桃臘。佛又問此是何國？答言：此青州長廣郡界，統屬劉家。聞已，商人歡喜，即乞其財物，遣人往長廣，太守李嶷敬信佛法，聞有沙門持經像乘船汎海而至，即將人從至海邊迎接經像，歸至郡治，商人於是還向楊州。法顯住一冬一夏，夏坐訖，法顯遠離諸師，久欲趣長安，但所營事重，遂便南下向郡，就諸師出經律。法顯發長安六年，到中國停六年，還三年達青州，凡所遊歷經三十國沙河以西迄於天竺，衆僧威儀法化之美，不可詳說，竊唯諸師未得備聞，是以不顧微命，浮海而還，艱難具更，幸蒙三尊威靈，危而得濟，故竹帛疏所經歷，欲令賢者同其聞見。

從這一段話裡，我們更可以明白漢書地理志所說「亦利交易，剽殺人，又苦逢風波溺死」的情況。同時也使我们明白：晋代從印度乘船回中國，所需時間只百多日，比之漢代之需約一年的時日，相差有了一倍的時間。

法顯之後，我國僧人之經過南洋各處，往來於中國印度的，指不勝屈，外國而尤其是扶南國之沙門來中國的也很多。足証南洋與我國的海上交通已經極爲發達。

第四章 歷史的回顧

隋書卷八二，赤土傳裡說：

煬帝卽位，募能通絕域者。大業三年（六〇七），屯田主事常駿，虞部主事王君政等請使赤土，帝大悅，賜駿等帛各百匹，時服一襲，而遣齋物五千段以賜赤土王。其年十月，駿等自南海郡乘舟，晝夜二旬，每值便風，至焦石山，而過東南，泊陵伽鉢拔多洲，西與林邑相對，上有神祠焉。又南行至師子石。自是島嶼連接。又行二三日，西望見狼牙須國之山，於是南達鷄籠島至於赤土之界。其王遣婆羅門鳩摩羅以船三十艘來迎，吹鼗擊鼓以樂隋使，進金鑲以纜駿船。月餘至其都，遣其子那邪迦請與駿等禮見，先遣人送金盤貯香花并鏡，鏞金合二枚貯香水，白蠟布四條，以擬供使者盥洗。其日未時，那邪迦又將象二頭，持孔雀蓋以迎使人，并致金花金盤以藉詔函，男女百人奏鼗鼓，婆羅門二人導路至王宮。駿等奉詔書上開，王以下皆坐，宣詔訖，引駿等坐。奏天竺樂，事畢，駿等還館。又遣婆羅門就館送食，以草葉爲盤，其大方丈。因謂駿曰：今是大國中人，非復赤土國矣。飲食疏薄，願爲大國意而食之。後數日，請駿等入宴，儀衛導從如初見之禮。王前設兩牀，牀上並設草葉盤，方一丈五尺，上有黃白紫赤四色之餅，牛羊魚鼈豬蠶瑁之肉百餘品，延駿

升牀，從者坐於地席，各以金鍾置酒，女樂迭奏，禮遣甚厚。尋遣那邪迦隨駿貢方物，并獻金芙蓉冠龍腦香，以鑄金爲多羅葉，隱起成文以爲表，金函封之。令婆羅門以香花奏蠶鼓而送之。既入海，見綠魚群飛水上。浮海十餘日，至林邑東南，並山而行，其海水闊千餘步，色黃氣腥。舟行一日不絕，云是大魚糞也。循海北岸達於交趾。駿以六年（西曆六一〇）春與那邪迦於弘農謁帝，帝大悅，賜駿等物二百段，俱授秉義尉，那邪迦等官賞各有差。

隋煬帝除了遣常駿等到赤土之外，又曾派兵去討伐林邑。可見他對於揚威耀武於南洋，是很注意的。而且我們看了上面所述隋書赤土傳那段話，也可以明白當時的赤土之對於中國的景慕是如何之深了。

至於唐代中國與南洋的關係，愈加密切。賈耽所志廣州通海夷道，已較爲詳細。而廣州、泉州、杭州各處，都有市舶司的設立，以掌管中外交易事宜。據史書所載，廣州曾有蕃坊的建築，聚居在蕃坊的外國人，據說有了十多萬。這些外國人中，最多爲亞刺伯人。然而亞刺伯船之來中國的，既必經南洋，那麼南洋諸國的商人之到中國的，也必因海上的交通愈繁而愈多。而況有了好多貨物之運到中國的，多爲南洋各處的土產。所以韓昌黎送鄭權赴廣州任嶺南節度使的文裡曾說：「外國之貨日至，象犀玳瑁奇物，溢於中國，不可勝用。故選帥當重於他鎮」。

國人之到南洋的，在這時也是很多。比方蘇門答臘的巨港，中國人聚居者很多。通典卷一百九十一云：「杜環隨鎮西節度使高仙芝西征，天寶十年至西海。寶應初，因賈商船舶自廣州而回，曾歷南洋諸邦。著經行記」。同書卷一百九十三大食條引經行記云：「漢匠作畫者，京兆人樊淑、劉泚；織絡者，河東人樂隈、呂禮」。於是又可見好多國人不只是到了南洋，而且到了波斯各處了。

至於唐代僧人之西行求法的更多。義淨的大唐求法高僧傳，載西行求法的僧人有六十七位，而由海道往者在半數以上。其中對南洋的敘述得最爲詳細的要算義淨。義淨本姓張，范陽人，他於唐咸亨二年（西曆六七一）由廣州乘船赴印度，遊歷了二十五年，經過三十多國，然後回國。在他所著的大唐西域高僧傳卷下，曾述其行程云：

于時咸亨二年，坐夏陽府，初秋忽遇龔州使君馮孝詮，隨到廣府，與波斯舶主期會南行。復蒙使君命往崗州，重爲檀主及弟孝誕使君，存軫使君，郡君甯氏，郡君彭氏等合門眷屬，咸見資贈，爭抽上賄，各捨奇殮，庶無乏於海途，恐有勞於險地，篤如親之惠，順給孤之心，共作歸依，同緣勝境，所以得成禮謁者，蓋馮家之力也。又嶺南法俗，共鯁去留之心，北土英儒，俱懷生別之恨。至十一月，遂乃面翼軫，背番禺，指鹿園而遐想，望鷄峰而太息。于時廣莫初颺，向宋方而百丈雙挂，離箕削節，乘玄湖而五兩單飛。長截洪溟，似山之濤橫海，斜通巨壑，如雲之

浪滔天。未隔兩旬，果之佛逝 (Palembang)，經停六月，漸學聲明。王贈支持送往末羅瑜 (Malayu) 國，復停兩月，轉向羯茶 (Kedah)。至十二月舉帆還，乘王船漸向東天矣。從羯茶北行十日餘，至裸人國 (Nicobar 島)，向東岸望可一二里許，但見椰子樹，檳榔林，森然可愛。彼見舶至，爭乘小艇，有盈百數，皆將椰子芭蕉及藤竹器來求市易，其所愛者，但唯鉄焉，大如二指，得椰子或五或十。丈夫悉皆露體，婦女以片葉遮形，商人戲授其衣，即便搖手不用。傳聞此國當蜀川西南界矣。此國既不出鉄，亦寡金銀，但食椰子請根，無多稻穀。是以盧呵最爲珍貴（此國名鉄爲盧呵）。其人容色不黑，量等中形，巧織團藤箱，餘處莫能及。若不共交易，便放毒箭，一中之者，無復再生。從此更半月許，望西北行，遂達耽摩立底 (Tanjore) 國，卽東印度之南界也。十載求經，方始旋踵言歸還。耽摩立底未至之間，遭大賊劫，僅免剝刃之禍，得存朝夕之命，於此升舶過羯茶國，所將梵本三藏五十餘萬頌，唐譯可成千卷，權居佛逝矣。

義淨從印度回後，乃在佛逝 (巨港 Palembang) 住了好多年。西曆六八九年，因風便曾回廣州一次，惟同年冬天，又到佛逝。到了六九五五年，始回洛陽。他除了來往於南洋數次外，在南洋住了十多年。這恐怕是中國僧人住在南洋最久的了。

宋代初年，對於南洋雖不甚注意，然而廣州與南洋的貿易，始終不斷。梁廷枏粵海關

志指出當時廣州進口貨物，單以乳香一項而言，已年達三十四萬八千餘斤。後來杭州、寧波、泉州各處都有外國商船來往，中國與南海的關係，愈爲密切。

至於南宋，因爲財物缺乏，政府乃極力提倡海外貿易，以資彌補。比方，紹興七年，上諭市舶之利最厚，若措施合宜，所得動以百萬計，豈不勝取之於民？就是一個例子。

因此，宋人對於南洋的知識也較前代爲豐富。宋史卷四八九注輦傳，曾載該國使臣婆里三文所歷的航程。而周去非的嶺外代答，趙汝适的諸蕃志，對於南洋各處的敘述也比較詳細，雖則兩者都沒有到過南洋。諸蕃志據其序裡說：「迺詢諸賈胡；俾列其國名，道其風土，與夫道里之聯屬，山澤之蓄產，譯以筆言，存其事實」。然而這本書的材料，却有很多是採自嶺外代答。爲省篇幅起見，我們且錄嶺外代答卷三，航海外夷條於下，以見當時中國與南洋關係的概況：

今天下沿海州郡，自東北而西南，其行至欽州止矣。沿海州郡，類有市舶，國家綏懷外夷，於泉、廣二州置提舉市舶司。故凡蕃商急難之欲赴愬者，必提舉司也。歲十月，提舉司大設蕃商而遣之，其來也，當夏至之後，提舉司征其商而覆護焉。諸蕃國之富盛，多寶貨者，莫如大食國，其次閩婆國，其次三佛齊國，其次乃諸國耳。三佛齊國者，諸國海道往來之要衝也。三佛齊之來也，正北行舟，歷上下天竺與交趾洋，乃至中國之境，其欲至廣州者，入自屯門，欲至泉州者，入自甲子門。

閩婆之來也，稍西北行舟，過十二子石而與三佛齊海道合於竺嶼之下。大食國之來也，以小舟運而南行，至故臨國，易大舟而東行，至三佛齊國，乃復如三佛齊之入中國。其他占城，真臘之屬，皆近在交趾洋之南，遠不及三佛齊國，閩婆之半，而三佛齊閩婆又不及大食國之半也。諸蕃國之入中國，一歲可以往返，唯大食必二年而後可。大抵蕃舶，風便而行，一日千里，一遇朔風，爲禍不測。幸泊於我境，猶有保甲之法，苟泊外國，則人貨俱沒。若夫默伽國，勿斯里等國，其遠也不知其幾萬里矣。

由這段話看起來，我們可以明白南洋實爲大食國人或亞刺伯人之到中國的樞紐，而三佛齊尤佔了最重要的位置。所以趙汝适的諸蕃志大食國條也說：「其國，本國所產，多運載與三佛齊貿易，買載販以至中國」。

第五章 歷史的回顧

元代與南洋的關係，尤為密切。而且在這個時候，除了海道的交通之外，陸道的交通，也很為發達。我們知道：當時雲南還有一個大理國，到了元代始滅了它。同時元代又用兵於緬甸，開中緬的陸道交通。從馬可波羅的遊記中，可以明白這條陸道，是中國到西南亞的一條孔道。此外，元代又用兵於安南占城，同時又用了船舶千艘，兵士二萬，糧食一年，去攻伐爪哇。這一次大規模的海上戰爭，雖然耗費了很多的財物與生命，然而不只征服了好多地方，且俘獲了好多土酋，得了金寶香布，直五十餘萬，以及好多金銀犀象等物。因為海上的交通繁盛，元室又曾在上海、澈浦、杭州、温州、泉州、慶元、廣東，設了七所市舶司，以興諸蕃貿易。

因為元朝的兵威震懾歐亞，南洋諸國之來朝的，絡繹不絕。比方，元史述及暹國羅國的地方，就有了十六處之多。而使者或私人之到南洋的更多。因而對於南洋方面的著作，也較為豐富。史弼之征爪哇，楊廷璧之使八馬俱藍等國，固有史可徵；而周達觀之隨使招諭真臘，著真臘風土記；汪大淵之附舶歷遊南海，著夷島志峇。各種記載，不只像周去非、趙汝适之記其所聞，而是記其所親見的事實。這表示國人對於南洋的認識，已較前代為深刻了。

明朝初年，南洋各國之到中國朝貢的也不勝枚舉。除了國君遣使朝貢之外，君主的親屬之遣使貢獻的，也不乏人。洪武七年（西曆一三七四）：「諭中書及禮部臣曰：……諸國人貢既頻，勞費太甚，今不必復爾，其移牒諸國，俾知之。」。然而據史書所載，此後南洋諸國之遣使朝貢的，並不因此而停止。

明代國人之出使南洋，最爲人所樂道的要算鄭和。關於鄭和的身世及其下西洋的事蹟，近來會有好幾本著作詳加敘述，我們在這裡，只把明史鄭和傳錄之於下：

鄭和，雲南（按爲昆陽）人，世所謂三保太監者也。初事燕王於藩邸，從起兵有功，累擢太監。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蹤跡之，且欲耀兵異域，示中國富強。永樂三年六月，命和及其儕王景弘等通使西洋，將士卒二萬七千八百餘人，多齎金幣，造大船，修長四十四丈，廣十八丈者六十二。自蘇州劉家河泛海至福建，復自福建五虎門揚帆首達占城。以次遍歷諸番國。宣天子詔，因賜給其君長，不服，則以武懾之。五年九月，和等還，諸國使者隨和朝見。和獻所俘舊港酋長，帝大悅，爵賞有差。舊港者，故三佛齊國也。其酋陳祖義，剽掠商旅，和使使招諭，祖義詐降，而潛謀邀劫。和大敗其衆，擒祖義，獻俘，戮於都市。六年九月，再往錫蘭山國，王亞烈苦奈兒誘和至國中，索金幣，發兵劫和舟，和覘賊大衆旣出國，內虛，率所統二千餘人，出不意，攻破其城，生擒亞烈苦奈兒及其妻子官屬。劫和舟者聞之，還

自救，官軍復大破之。九年六月，獻俘於朝，帝赦不誅，釋回國。是時交趾已破，郡縣其地，諸邦益震，讐來者日多。十年十一月，復命和等往使至蘇門答臘。其前僞王子蘇幹拉者，方謀弑主自立。怒和賜不及已，率兵邀擊官軍，和力戰追擒之，並俘其妻子。以十三年七月還朝，帝大喜，賚諸將士有差。十四年冬，滿刺加古里等十九國咸遣使朝貢，辭還。復命和等偕往，賜其君主。十七年七月還。十九年春復往，明年八月還。二十二年正月，舊港酋長施濟孫請襲宣慰使職，和賚勅印往賜之，比還而成祖已晏駕。洪熙元年二月，仁宗命和以下番諸軍，守備南京、南京設守備，自和始也。宣德五年六月，帝以踐阼歲久，而諸番國遠者猶未朝貢，於是和、景弘，復奉命歷忽魯謨斯等十九國而還。和經事三朝，先後七奉使，所歷占城、爪哇、真臘、舊港、暹羅、古里、滿刺加、渤泥、蘇門答刺、阿魯、阿枝、大葛蘭、小葛蘭、西洋瑣里、加異勒、阿撥把丹、南巫里、甘把里、錫蘭山、喃渤里、彭亨、急蘭丹、忽魯謨斯、比刺溜山、孫刺、木骨都東、麻林、刺撒、祖法兒、沙里灣泥、竹步、榜葛刺、天方、黎伐那狐兒、凡三十餘國。所取無名寶物，不可勝計。而中國耗資亦不貲。自宣德以還，遠方時有至者，要不如永樂時，而和亦老且死。自和後，凡將命海表者，莫不盛稱和，以券外番。故俗稱三保太監下西洋，爲明初盛事云。

關於鄭和出使的事蹟，除了明史及近人的著作外，明史實錄紀傳也有記載。又隨鄭和出使的馬歡、費信、鞏珍三人，各有著作。鞏珍的西洋番國志已佚，馬歡的瀛涯勝覽，費信的星槎勝覽還存。這是關於研究南洋的最可貴的史料。

在明的盛世，南洋各國都到中國朝貢，但是到了明的末年永曆，因為清兵而尤其是吳三桂的追擊，却不得不逃到緬甸，而群臣之隨入緬甸的也很多。無名氏在也是錄（雲南叢書）中有一段話，說及此事云：

順治十六年五月初九日，緬酋遣貢甚厚，亦優答之。時緬婦自相貿易，雜踏如市，諸臣恬然，以為無事，屏去禮邀，皆短衣跣足，闖入緬婦貿易隊中，踞地喧笑，呼盧縱酒，雖大僚無不然者。

又云：

八月十三日，緬酋來招黔國公天波渡河，并索禮物，蓋緬酋以中秋日，各蠻皆貢獻，故責幣帛以彰聲勢。天波至，協令椎髻跣足，以緬禮見。天波不得已而從之。到了順治十八年（西曆一六六一），緬甸人還捕了永曆，過了一年，他為吳三桂所殺。我們若看了鄭和出使西洋之後，再看永曆逃亡緬甸，以至其被執被殺，不禁感慨繫之。

至於清代，中國之於南洋的關係，更為頻繁，這是人們所熟知的。清代的法律，雖有禁止國人出洋的規定，然而國人之出洋的，並不因此而停止。尤其是自西洋各國佔領南洋

之後，開闢殖民地時，需用勞力，而國人之到南洋的因之愈多。中國之於南洋的關係，也就愈爲密切。同時國人對於南洋的認識，也較爲深刻。有清一代，關於南洋的著述也比較豐富。較早的如謝清高的海錄，尤爲近人所重視。謝清高是嘉應州人，生於乾隆三十年（西曆一七六五），死於道光二年（西曆一八八一）。十八歲就隨番船出洋，航海十四年之久。三十一歲，因盲歸國，寓於澳門。他不只遊了南洋各處，而且到了歐美各國。有人說他的著作是國人環遊世界第一本著作。關於他這本書的來歷，海錄中楊炳南的序言說：

余鄉有謝清高者，少敏異，從賈人走海南，遇風覆其舟，拯於番船，遂隨販焉。每歲遍歷海中諸國，所至輒習其言語，記其島嶼、阨塞、風俗、物產，十四年而後返粵，自古浮海者所未有也。後盲於目，不能復治生產，流寓澳門，爲通譯以自給。嘉慶庚辰春，余與秋田李君遊澳門，遇焉。與傾談西南洋事甚悉。向來志外國者，得之傳聞，証于謝君，所見或合或不合，蓋海外荒遠，無可徵驗，而復佐以文人藻繪，宜其華而渺實矣。謝君言甚樸拙，屬余錄之，以爲平生閱歷，得藉以傳，死且不朽。余感其意，遂條記之，名曰海錄。

此外，又如徐繼畲的瀛環志畧，魏源的海國圖志，薛福成的東南洋海島圖經，胡炳熊的海外殖民偉人傳，對於南洋均有敘述。

在清代的上半葉，南洋各國之朝貢中國的仍然不少；然自鴉片戰爭以後，中國本身既受了西洋勢力的壓迫，不只清室對於南洋無暇顧及，南洋各國也逐漸的被西洋各國所吞併。至於暹羅，雖因英法兩國的猜忌，而維持其中立狀態，但自鴉片戰爭以後，也因中國的積弱，而停止貢獻了。

在政治上，清代的下半葉，南洋各國雖為西洋各國所瓜分，而不再為中國的藩屬。然在西洋各國對於南洋正事開闢的時候，國人之道南洋的却驟然增加，而逐漸造成南洋華僑的經濟力量。

第六章 華僑的人口

國人爲什麼要到南洋呢？主要的可以說是爲了謀生。我們知道：國人之到南洋的百分之九十以上是閩粵兩省的人，閩粵兩省，除了因爲像我們上面所說的地理上的密切關係，與歷史上的長期交通，而使這兩省的人們之到南洋的較爲容易之外，閩粵兩省地瘦人稠，與南洋一帶的地肥人稀，又可以說是這些人們所以要到南洋各處的主要原因。

且先從閩粵的地瘦人稠方面來說：比方，廣東東江的好多縣份，是廣東一省中的人口移殖於南洋各處較多的地方。根據民國廿九年廣東經濟年鑑的報告：以人口密度較小的澄海一縣來說，每方公里耕地，平均有了九百六十五人。潮安縣每方公里耕地，平均有了二千二百九十人。朝陽縣每方公里耕地，平均有了三千一百六十二人。至於普寧縣每方公里耕地，平均有了五千二百六十二人。

根據福建省統計年鑑第一回的報告：福建到海外的華僑最多的二十個縣的耕地及人口的比較表中，平均每人能得耕地二市畝以上的，只有兩個縣。以華僑最多的晉江、龍溪、永春幾個縣來說，每人平均只有耕地一畝多些，而福清一縣，每人平均尚沒有一市畝地。由此可見廣東福建的耕地之少，人口之多。假使他們沒有移殖南洋，同時又沒有南洋經濟上的接濟，則其窮苦的情況，是頗難於想像的了。

反過來看，在南洋一帶，數百年前以至百餘年前，人口之稀少，固不用說。直到現在，除了爪哇有了人滿之患外，蘇門答臘，婆羅洲，以及好多地方，人口都很稀少。以暹羅而論，土地等於中國的十五分之一，而人口却只等於中國四十五分之一。若比之廣東福建，人口之稀少，尤為顯明。而況像暹羅與南洋各處土地肥美，一年一次的收穫，往往可以供養三年而無缺。此外，南洋各處天然物產很為豐富，各種植物，蔬菜，水果以至動物，四時繁殖。就算一個人是惰漢，靠了天然的物產，也不會饑餓的。

南洋各處自西洋人佔據之後，從事開荒闢土，需用勞工苦力特多，因為當地土人習性怠惰，殖民地政府不得不設法鼓勵我國人民往其屬地，這也是國人移殖南洋的一個主因。此外，歷史上以至在現代，國人因政治的原因而避居南洋的，為數不少。宋末不少遺民，因不願受元人的統治，而遷移到南洋；明末也有不少忠於明室的人，跑到南洋。太平天國敗亡之後，其徒衆之逃於南洋的，也為不少。而在南洋的好多秘密社會，皆是由這些人組織的。近代革命運動，在南洋的種種活動，得力於這些會黨的幫忙的很大。

至於因為毀敗風化，而不容於其鄉里的人們，也有不少跑到南洋，以為避身之所。

因為了地理上的密切的關係，歷史上的長期的交通，又因為閩粵兩省的土瘦人稠，南洋的土肥人稀，以至於初期的殖民地政府的鼓勵，與中國國內的政治上以至風俗上的種種原因，所以國人之到南洋的，至為繁多。

但是國人之在南洋的，究竟有了多少呢？這是一個不易解答的問題。大致的說，華僑之在南洋的，至少有了一千萬以上。

在十八世紀的初年，一個法國教士名字叫作巴勒剛 (Patiesson) 曾估計暹羅有了六百萬人口，而中國人佔了四分之一。到了十九世紀的末年，這就是一八九〇年左右，勞德雅氏 (M. G. Rautier) 曾估計暹羅有了一千萬人，中國人約佔了三分之一。(參看 H. S. Hallett, *A Thousand Miles on the Elephant in the Shan State*) 到了一九三二年，莫索爾夫氏 (M. Mosol) 在其中國的移民 (*Die Chinesische Auswanderung*) 一書中，指出從一九一八至一九一九的一年，中國人之從中國到暹羅的，有了七萬人。他又指出，從一九一八至一九二八的十年中，從中國到暹羅的華僑有了九十萬之多。假使我們照此估計，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八年的十年中，也有九十萬，同時從一八八八年至一九一八年的三十年中，國人之移入暹羅的，每十年也約有九十萬，則從一八八八年至一九三八年的五十年中，國人之到暹羅的就有四百五十萬。若再加上勞德雅氏所估計的三百萬人，那麼華僑之在暹羅的，就有了七百五十萬。據暹羅數年的人口估計，共有一千四百萬左右，中國人就佔了一半以上了。

我們應當承認：自十九世紀的末年至現在，在暹羅的華僑，除了死亡之外，還有返國的。然而我們也得指出，中國人因為傳統上多妻多子的觀念，以及其在暹羅優越的經濟地

位，再加上從國內源源不斷的人口的遷入暹羅，其人口增加的速率之高於土人，是無可疑的。

我們再若根據巴勒剛的估計，在十八世紀初年，六百萬的暹羅人口中，華僑佔了四分之一，這就是一百五十萬，到了十九世紀的末年，據勞德雅估計，一千萬的暹羅人口中，華僑又增到約三分之一，這就是三百萬。那麼在最近的一千四百萬的暹羅人口中，華僑佔了二分之一，這就是七百萬左右，也是自然而然的。所以在暹羅人口總數的增加中，華僑人口的增加率之高於土人，是無可疑的。其實，這不只暹羅這樣，就是在南洋其他的地方，也是這樣。

馬來半島，一九三一年的人口報告，總數為四百四十萬左右，華僑有了一百七十萬以上。除其他人種之外，馬來人則不夠二百萬，華僑人口佔了馬來半島的人口總數約百分之四十。假使我們把一九一一與一九二一年的人口報告來看，可以看出華僑人口的增加率，也是高於馬來人與其他人種的。一九一一年華僑在馬來半島，只佔了該半島的人口總數百分之二十八，到了一九三一年，華僑却佔了馬來半島的人口總數約百分之四十。這就是說：在二十年中，華僑人口增加的比率，是百分之十一以上。假使我們照了這個增加速率來估計，則從一九三一年至一九四六年的十五年中，又要增加百分之八左右。這麼一來，現在的華僑之在馬來半島的，恐怕也佔了人口總數的二分之一，這就是二百五十萬左右

了。

緬甸，據說日本未佔領之前，有了五十餘萬華僑。日本侵畧緬甸的時候，雖有好多華僑逃難回國，然而這些華僑，差不多都經過昆明，其總數大概不過四萬人，故留在緬甸的，還有五十萬人左右。

安南，據法國政府方面的報告：華僑人口在一九二六年只有三十一萬多，這種估計是不可靠的。因為法國政府像南洋其他各處政府一樣，凡是生在其殖民地的，都算爲土人，不當作華僑看待，結果大部分的華僑，都不計算在內。其實，在堤岸與西貢，就有了二三十萬的華僑。金邊、公佛、河仙、特錫一帶，華僑之多，更不待言。至於中圻及北圻的海防等處，華僑的人數之多，也甚顯明。所以越南華僑的數目，當在一百五十萬左右。而況自一九二六年至一九四五年的二十年中，除了海道交通外，陸道交通也較方便，國人到安南的，不只源源不絕，而且必大大的增多。

荷屬南洋群島的華僑，據殖民地政府的報告，一九三〇年是一百二十三萬多，這個數目是十多年前估計的，而且凡是生在這些地方的，也不計算在內。所以若照我們最低的估計，當有二百五十萬以上。

菲律賓，有人估計華僑人口約爲二十餘萬，然而這個數目，也是太少，假使我們加了一倍，就有五十萬。

總而言之，暹羅的華僑若不佔暹羅人口總數二分之一而有七百萬，至少總有四百萬至六百萬之間，再加上馬來半島的二百多萬，緬甸五十萬，安南一百多萬，荷屬南洋群島二百多萬，菲律賓五十萬，合計南洋各處的華僑，當在一千二百萬至一千五百萬之間。

第七章 華僑的人口

上面是解釋國人移殖南洋的原因及南洋華僑人口的數目，現在要談華僑人口的質素問題，以及土化的問題。

談到華僑人口的質素問題，應當先指出離開祖國而遠渡南洋的人們，從我們中國的固有文化的立場來看，他們可以說是窮苦而少受或沒有教育的階級，或是政治上與風俗上的叛徒。遠託異國，既爲昔人所悲，而離鄉背井，又爲親朋所不取。所以除了在國內是貧無立錐之地的人們，少有願意離開其桑梓的。而況南洋各處，又爲國人所目爲蠻夷之域，荒野之區，出國遠行，已爲傳統思想所不許，跑到文化低下的國家，其爲國人所不取，更爲顯明。

爲了窮苦而去南洋的人們，往往是在國內少有或沒有機會去受教育的人們，窮苦而又沒受過教育，從固有的文化來看，可以說是下層階級的人物。至於在政治上或在風俗上，有了反背的思想或行爲，而跑去南洋的，那是真正中國文化的叛徒了。

然而正是因爲這樣，那些遠渡外洋的華僑，不只在體質上是很能耐苦的，而且在意志上也是很爲堅強的人物。

從國內到南洋，無論是由海道或陸道，而尤其是在交通工具簡陋的時候，遠渡重洋，

固不容易，跋涉山川，也是困難。上面所述法顯的回程，以及其他的記載，海道之難，實不可以言語形容。直到近代，廣東各處的人們，乘帆船到南洋的，海洋上所遇到海盜及風浪的危險，仍然甚多。無邊的海洋，悠悠的晝夜，沒有堅忍的毅力，固不易渡過，而况海盜一來，風浪一來，則生命危在旦夕。在一艘一二千以至數百噸的帆船上，糧食水量，固不能多載，就是睡覺的地方以至坐位，亦難設備。普通的說，從廣東沿岸乘帆船赴南洋的，在從前要數月，在近代也要十數天，稍因天氣不良，則所需的時間，又不知多少倍，其困苦的情形，更不待言。

到了南洋之後，居留地或殖民地政府，是否准其入口，又成問題。就使能進口了，不少兇殘的土人，各種兇暴的猛獸，以至各色各樣的疾病，這就是華僑所說的水土不服，無一不使他們有了生命的危險。

然而能夠受了這些的危險與困難的人們，不特要有健康的身體，而且要有堅強的意志。假使他們沒有這種身體，沒有這種意志，他們不易抵達南洋，就是能夠抵達了，他們也不能久住下去。

其實，從歷史上看起來，我國民族的發展，在地理上是從北方遷移到南方的。南方一向爲人們所目爲瘴氣之地，炎熱之區。從北方遷於南方，而尤其是移到南洋的人們，也可以說是開闢疆土的先鋒，實爲我國民族的優秀份子。一般在政治上，因爲不願受了異族的

統治而南遷的，其民族意識的堅強，固不待說；一般為謀生或別的原因而南移的，因為與異族常常接觸，以至有時爭鬥，尤其是受了西洋人的壓迫，受他們的國家主義，民族主義的影響，故其愛國心，比之國內的同胞濃厚得多。近代推倒滿清與革命運動的成功，可以說是得力他們的帮忙不少。至於閩廣兩省，在經濟上成為國內的富庶之區，主要的也是得了他們的幫助。

所以這些華僑，不只比之南洋的土人為優秀，就是在我國的人口質素方面，也可以說是優秀份子。

他們本身固是優秀份子，他們在南洋所養育的子孫，大致上也很為活潑，雖然有不少受了土化，而有多少的惡習，然而他們對於國內的各種不良習慣，却少受影響。至於有人說，一般混血的華僑，多是聰明靈敏的人物，我們雖不能確證，然而只要我們看看一般僑生之在國內外學校者，其智能，決不下於在國內生長的學生。

上面說明了海外華僑人口的質素方面，我們現在且來略談南洋華僑的土化問題。

我們已經說過：國人到南洋的，乃一般窮苦而少受或沒有教育的人們，他們到南洋的，大致上是赤手空拳，隻身而往，少有能帶妻子同去的。到了南洋之後，許多與當地的女子結婚，這不只限於在國內未婚而到南洋的人們，就是在國內已婚而有子女的也是這樣。一方面雖由於中國多妻制的結果，一方面也由於與當地女子結婚，有很多的益處。所以

一些有了積蓄而娶當地婦女的固然很多，一般不名一文，而與當地婦女結婚的也爲不少。原來南洋各處的婦女，普通來說，是比南洋各處的男子勤勞得多。好多土人，作丈夫的往往依賴妻子過活。婦女則除了管理家庭，養育小孩之外，還要從事各種農工商業。南洋各處，看到在田裡耕種的，固多爲婦女，從事於各種手工業的，也多爲婦女，挑東西到市場裡出賣以至於在好多土人商店裡作生意的，也多爲婦女。

因爲婦女能夠勤勞，有了各種才幹，所以華僑若與之結婚，不只不是一種負擔，乃是一種利益。其實，有了好多華僑到了南洋之後，因爲在大城市裡不易尋找工作，而跑到小城市或鄉村中作小生意或他種工作，若與當地的婦女結婚，則其妻子不只可以幫忙其工作，而且因爲妻子在當地的親朋既多，對於丈夫的工作，也有很大的幫忙。

不但這樣，在南洋結婚，手續較爲簡單，而所費又很便宜。加以生活比較簡單，結婚之後，衣食住的問題，都比較容易解決。故華僑多樂娶當地的婦女。反之，若在國內結婚，攜妻同到南洋，則除了國內要化一筆很大的結婚費與路費之外，妻子到了南洋之後，風土語言，處處生疎，不只不能幫忙，反而成爲一種累贅了。

我們還要指出：因爲當地的婦女都能勤勞，男子却多怠惰，結果，當地婦女很喜與華僑結婚，因爲後者也能刻苦。故好多西洋人常說：華僑與當地婦女結婚，從其事業的發展方面來看，是「天作之合」。

爲了上述的各種原因，華僑與當地婦女結婚的特別多，結果，華僑便易於土化。

華僑與當地婦女結婚，因爲當地婦女少懂中國語言風俗，結婚之後，華僑免不了要與妻子說當地話，或是隨了當地的風俗。有了子女之後，作父親的，既因事業與工作，未必時時能在家裡，家裡一切都由婦女管理，於是子女之趨於土化，是自然而然的。母親是土人，子女土化了，父親也不得不土化。這麼一來，結了婚則易趨於土化。至於子女之土化，更不待說。若再傳到第三代，根本變成土人了。有些華僑，因爲不願其子女土化，而送入華僑所設立的學校讀書，但因爲這些小孩，不懂得中國話，所以有些華僑學校，小學裏的第一與第二年級的教師，教中文時，須用當地土話去解釋。由此便知這些小孩土化程度之深了。

同時，殖民地政府，或居留地政府，而尤其像暹羅政府，很怕華僑的人數太多，因而除了鼓勵華士結婚，企圖使華僑自然而然的土化之外，又用了各種法律，去推進華僑土化。比方，限制中國國內婦女的移入，限制華僑教育的發展，都是希望華僑能夠土化起來，以免在其統治之下的殖民地或國家，有了種族分化的危險。

這是南洋各處的殖民地或居留地政府的看法，然而若從我們的國家與民族的立場來看，華僑土化，却是一個很爲嚴重的問題。其實，三四十年来，因爲華僑愛國的情緒愈濃，民族的思想愈強，同時因爲南洋華僑教育的發達，與國內婦女南移的日多，遂使南洋的殖

民地或居留地政府的排華政策愈爲厲害。近二三十年來，南洋華僑之到處受了排斥，而引起巨大的損失與嚴重的慘案，是與華僑土化這個問題有了密切的關係的。今後政府在僑務上，對此不能不特別加以注意。

第二編

第八章 經濟的問題

南洋地處熱帶，四時皆夏，物產至為豐富；而且特產甚多。如樹膠、椰子、乃是世界其他各處所少有的。所以有人說，假使沒有了熱帶地方出產的東西，那麼世界的經濟，將受到相當的影響。其實，在東西海道還沒有直接溝通以前，南洋的好多物產，像香料及其他奇異之物，已為西洋人所珍重。十五世紀以後，航海家之所以冒險東來，主要的目的，也可說是爲了尋找這些物產。從這一方面看來，哥倫布也不能算是例外。因爲他的目的也是要尋找這些物品出產地的東方，他之發現美洲，可說是偶然的。

南洋除了氣候優美，有了地面上的豐富物產之外，地下的寶藏，更爲不少。各種金礦，尤其是錫的產量之多，爲世界首屈一指。

南洋各處多爲島嶼，就是與大陸連接的地帶，如安南、暹羅、緬甸、海岸綫都很長，因而漁鹽之利，也極豐富。我國廣東，雖地處海邊，有時還要從暹羅安南等處輸入漁鹽。總而言之，南洋不只因爲地處熱帶，地面上有了豐富的物產，就是在地下，在海邊，也有了豐富的物產。西洋各國之所以佔據南洋，日本之所以侵略南洋，都可以說是爲了這

個原故。

這不過只是從其大概方面來說，假使我們作進一步的觀察，則在南洋各地，又各有其特殊的物產。安南除了大量的米之外，又有木材、玉蜀黍、番薯、豆類、碩莪、菸草、甘蔗、椰子、棉花、咖啡、肉桂、胡椒、水果、茶、漆、以及煤、鉄、錫、水泥等等。在暹羅，也是以米為大宗，至於木材、樹膠、椰子、胡椒、錫、水果的產量，也是很多。在緬甸，米、玉蜀黍、麥、豆、棉花、蔗、糖、石油、銀、鉛、鋅、錫、鎢等等，均極豐富。在馬來半島，樹膠、椰子、碩莪、油棕、黃梨及其他各種水果、米、錫、鉄、金、鎢、錳等等，都很著名。在荷屬各處，樹膠、蔗、糖、菸草、咖啡、椰子、油棕、木材、米、茶、金雞納霜、以及石油、錫等等，出產很多。至於菲律賓，出產著名的有蔗、糖、菸草、椰子、木材、麻、米、玉蜀黍等等。

說到南洋各處主要物產的產量，據一九三九年國聯統計年鑑：南洋的樹膠佔了世界樹膠的產量百分之九十以上，一九三八年中，除了南洋各處自用之外，輸出的有了八百一十七公噸。稻米的產量佔了世界的產量百分之二十五，而其產量為二萬六千八百五十九公噸。此外又如椰子的生產額，佔了世界的生產額百分之七十五。金雞納霜在一九三五年佔了百分之九十八。木棉在同年佔世界的輸出額百分之八十七。他如碩莪，硬質纖維，均佔了世界輸出額的百分之五十五以上。

礦產之中，錫的產量，照同處同年的統計爲九十二公噸，佔了世界錫的總產量約五分之一。至於鐵的蘊藏之富，據說南洋各處總共達二十七萬萬噸。煤的蘊藏量總共約二百零四萬二千萬噸。石油的蘊藏量，只在荷屬各處，就有五萬萬噸之多，其他各處如緬甸的蘊藏量，尙不計算在內。此外如錫、錳、鋅、鉛等礦產的蘊藏量，均爲不少。

大致的說，安南以米爲出口大宗，而玉蜀黍、樹膠、胡椒、柚木等次之。暹羅也是以米爲出口大宗，據一九三八至一九三九年的統計：佔暹羅輸出貿易價值約半數，爲暹羅的收入的最大宗。錫、柚木、獸皮等次之。緬甸在農產方面，也以米爲出口大宗，棉花次之。礦產以石油爲出口大宗，青鉛次之。馬來亞半島的出口以樹膠爲大宗，錫與椰子次之。荷屬各地以石油爲出口大宗，樹膠、茶、蔗糖次之。菲律賓的出口以糖爲大宗，椰油及麻次之。

西洋各國佔據南洋的目的，既爲搜取物資，故各種原料，多運去西洋各國。比方越南的原料，運去法國及其屬地的，約佔了百分之五十以上。馬來亞的樹膠與錫，最大的主顧雖爲美國，然而其次就是英國。其他物品之運於英國及其屬地的也多。荷屬群島的產品，運去荷蘭的也不少。至於菲律賓的原料，大部分也是供給美國，在非島的輸出貿易的總值上，佔了百分之七十五以上。

我們同時也得指出，二十年來，日本對於南洋各處的物資的掠取，也極注意。在菲律

賓，荷屬群島，以至暹羅的出口物資之運去日本的，爲數不少。日本在菲律賓只次於美國，在荷印各處，日本自一九三九年歐戰以後，竟佔了頭位。至於日本佔領南洋各處時期，其物資之全爲日本所壟斷，自不待言。

我們上面已經指出：南洋除了爪哇一島之外，到處都可以說是地肥人稀，經濟上發展的前途，無可限量。一個人到了南洋，只要願意工作，少有飢餓之虞。衣住既很爲簡單，而食在安南、暹羅、緬甸各處，更不必憂慮。因爲這是大宗米糧的生產地區。有些人說，南洋各處土人習性之所以怠惰，主要是由於天然物產豐富，並非無稽之談。

因爲南洋物產豐富，南洋成爲西洋各國與日本搜取物資的倉庫，同時又爲西洋各國與日本暢銷貨品的市場。所以西洋各國之所以佔據南洋各處，除了搜取其物資之外，又極力去推銷其貨物，把南洋的原料去製造貨物而暢銷於南洋，這可說是西洋各國與日本之掠取殖民地的目的。每個殖民地政府，在其殖民地內，都以最便宜的價值與高壓的手段，去掠取殖民地的各種原料，所以各處殖民地的原料，主要是供給於其宗主國的。

然而同時凡是到了南洋的人們，也很容易看到，在安南商店裡，多賣法國貨物，公路上多是走法國汽車。在菲律賓，商店多賣美國貨物，在公路上多走美國汽車。在英屬南洋各處，多銷英國商品。在荷屬南洋各處，多銷荷蘭貨物。因爲每個國家在其屬地裡，對於本國的貨物，則減稅或無稅輸入，而對於其他國家貨物的輸入，除了重稅之外，往往又用

了各種方法，使其不易輸入。就是輸入了，也使其難於暢銷。

自第一次歐戰發生之後，西洋貨物的來源幾乎斷絕，日本遂乘機而起。所以在那個時期，日本貨物之輸到南洋的，大為增加。第一次歐戰之後，一則因日本貨物在南洋的市場中，已有了基礎，再則因日本之於南洋，在地理上較近，運輸較為便宜，三則因日本在其國內或在中國所設立的工廠，所用的工人工資較低，貨價較廉。所以日本的貨物，在南洋的市場上，從上一次歐戰之後，始終佔了很重要的地位，連了有些西洋商人，也要在日本人所開設的工廠中定貨。雖則往往註明是來自英國或德國的。因此，二十多年來，凡是到過南洋各處的人們，總能看見日本貨物，到處充斥，到了這一次歐戰發生之後，日本更乘機壟斷整個南洋的市場了。

然而自日本投降之後，日本在其國內及在我國的工廠，既受了很大的打擊，貨物的來源，也受了很大的影響。同時，今後日本在南洋的市場，也必因之而消失。從這方面看起來，今後除了西洋各國的貨物又要暢銷之外，我國工業若能加速發展，則在南洋的市場上，也必佔了一個重要的地位。

第九章 經濟的問題

上面已經指出：南洋因為物產豐富，成為西洋各國與日本的原料供應所，同時又為西洋各國與日本的商品暢銷場。然而假使我們要問：南洋之所以能夠開闢，使其物資能夠供給於世界各國，與南洋之所以能夠繁盛，而成為西洋各國與日本的商品暢銷場，這是由誰所造成的？或是由誰所經營的？那麼，我們可以假思索而答，主要的是由於我國在南洋的僑胞的力量。

華僑是開闢南洋的先鋒，遠在西洋人未到南洋之前，到處已有華僑的足跡。比方蘇門答臘的巨港，在唐代已為我國所開闢。馬刺呷，在葡人未到之前，已有了華僑經營。就是西洋人來了南洋之後，南洋各處在經濟上的發展，主要的仍是依賴華僑。有些地方，在政治的建設上，也是得力於華僑。暹羅曼谷皇朝的建立，安南河仙的管理，都是得力於華僑。關於這一點，我們當在別處加以敘述，這裏我們先將華僑對於南洋經濟方面的建設，略為說明。

在南洋各處，無論那一個主要地方的開發，都是得力於華僑的。好多窮鄉陋邑，深林大山，既多華僑的足跡，而些這地方的經營開闢，也往往是由華僑包辦。同時，無論何種事業，若有了華僑參加，發展必定很快。十九世紀佛蘭克 (Christopher Fryke) 在其所

著的東印度之航海及軍事紀實（參看商務印書館所刊行的黃素封譯本頁一三五）一書裏，已經告訴我們道：

華人願受荷政府之節制，亦逐漸遷入，荷人亦喜與之交，願授以種種權利，以達互惠之目的，蓋無論何種事業，有華人參加，均可飛黃騰達也。

又如前馬來亞海峽殖民地總督斯維泰威 (Sir Frank Swettenham) 也說過：

蓋馬來諸邦之有今日，華人之力為多，此功此德，非言語所能盡述。當白人未蒞斯島時，島中華人，已有為礦工者，為商人者，為農人者，為漁人者。白人既到，草創之初，全賴華人財力，得以平治道路，大興土木，行政之費，胥在於是。華人首採各礦，至今猶然。率皆伐山斬木，深入叢棘，躬冒危險，以獲大利。然溼熱中人，死者無算。又能為冶工，為樵夫、為木匠、為燒磚匠、為建築家、凡公署橋樑、鐵路等等，皆出其手。又能投巨資於此島，為歐人所不敢為。又善經商，設輪船公司，以通馬來各埠。又能招致工人，前來開發天然富源。政府就而稅之，佔全收入十分之九。凡一事既成，宜知其成功之所在，讀此文者，應知華人有造於馬來諸邦為如何也。

從這一段話裏，我們可以明白：馬來半島，不只是地方的一切繁榮，全由於華僑的勞力得來，就是殖民地政府之所以能夠維持，也有賴於華僑所繳納的稅餉。所以假使沒有了

華僑，這些地方，恐怕還是深山荒地，土人仍然過其原始怠惰的生活，西洋各國也不會有今日那樣豐富的資源，龐大的市場，以及充裕的稅收，以維持其浩大的殖民地政府的行政費。

至如馬克奈爾 (Macrair) 在其華僑志裏，還進一步指出暹羅這個國家，在近代之所以興盛，乃由於暹羅人得了華僑的智慧與血統，使其精神煥發，以建設新的暹羅。他說：凡曾觀察暹羅之生活者，皆知暹羅今日國勢之強盛，胥由華人之功。蓋華人以其智慧與血統，注入暹羅民族，而後暹羅人民精神煥發，此公認之事實也。

原來國人之到暹羅的，既有了千多年的歷史，而華僑之在暹羅的數目，又比南洋其他各處的為多。華暹聯婚，暹人之有中國血統的，真不勝其數。連了傳到現今的皇室，也是鄭昭之後。在暹羅政府中之居高位的如內閣總理，各部部长，又多為華僑的後裔。暹羅人既多習性怠惰，而少有振作之心，那麼這裏所謂有了華人的智慧與血統注入暹羅民族，而後暹羅人民精神煥發，實有相當的理由。

凡是到過暹羅的人，都能容易看到：不特在政府中的領袖，既多為華僑的後裔，就是在經濟上的一切建設，無一不以華僑為主體。暹羅以產米為大宗，所有碾米工廠，差不多全為華僑所經營。暹羅以產木著名，鋸木工廠，也差不多握在華僑的手中。皇宮以至遍地林立的佛寺，也差不多完全由華僑建築。沿海的漁艇，湄南河的船舶，深山中收買山貨的

商人，火車站及輪船碼頭的工人，原來都是由華僑充任。假使沒有了華僑，那麼今日的暹羅，實在不可想像的了。

連了一些幫忙暹羅人以抑制華僑的西洋人，對於華僑這種功績，也不能加以否認。多爾 (W. A. M. Doll) 曾任過暹羅政府的財政顧問，他過去雖然提議好多限制華僑經濟發展的方法，希望在未久的將來，能使華僑的經濟力量完全消滅，可是在其報告書中，也曾有了一段話說：

近來在報紙上以及在與暹羅領袖的談話裏，並不缺乏各種徵象，這就是希望用限制的方法，去從快阻止在暹羅的外國商人的各種動作，以及其匯款的自由。我要警告這班急於用這種方法的人們，因為這種方法，不只沒有辦法去快達其目的，而且只會延遲其希望的實現。在現在外國的商人及店主，正像是一個高樓中的第一層的牆柱，而成爲整個國民經濟機構中的不可分離的部分。你若毀壞這下層的牆柱，而同時希望這整個高樓仍然屹立，這是不可能的。除了你好好預備了支撐的東西，先放進去，一切不能更動。專只去謾罵與懲罰中國的商人，因為他們佔了重要的地位，而沒有責備暹羅人，因為在其民族性格中缺乏了個人對於經商的才幹，而使其能與中國人有了同樣的地位，這是很不公平的。在我前兩次的報告書中，我從觀察而得到的結論，並沒有存心去排斥對於這個國家曾有過而且還正做了很重要的貢獻的一

個民族……因為這種作法，不只是不智而有害，而且是完全不公道的。

多爾之所以發了這種言論，無非是因為暹羅政府與人民對於華僑的經濟事業，用了很嚴厲的方法去壓迫，希望因此破壞華僑的經濟基礎，而建設暹人的經濟力量。所以他除了承認華僑在暹羅的經濟方面的貢獻之大，與基礎之固外，並且指出暹羅人的經濟力量之所以薄弱，是由於其民族性所造成。所以要想很快的破壞華僑的經濟基礎，而培植暹羅人的經濟力量，不但不易，而且有害。

華僑在荷屬南洋馬來半島，以及暹羅的重要性，固像上面所說。華僑在安南、菲律賓、以至緬甸的地位，也差不多相同。因為華僑在南洋的好多地方，不只勤於所事，而且人數衆多。排斥華僑，等於破壞這些地方的本身力量。這一點，我們可以把新嘉坡來解釋。新嘉坡在一八一九年正月廿九日，當拉夫爾斯 (Sir Thomas Stamford Raffles) 佔據這個島的時候，只有少數的馬來人與中國人，他用了各種方法，引誘與鼓勵人們到這個地方，結果，出乎意料之外，不到五個月，他可以報告他的上司，在這個島上，已有了五千居民，然而這差不多完全是中國人。他很明白：勤勞的中國人，一到這個地方，這個地方必定繁榮，所以他更努力去引誘與鼓勵他們的移入。到了日本未佔據新嘉坡之前，這個島上，約有七十萬居民，中國人却佔了約六十萬。我們想想，假使英國殖民地政府，若不顧手段而排華，使這麼多的華僑都離開了這個地方，新嘉坡要成什麼樣的新嘉坡呢？

第十章 經濟的問題

南洋的開闢，既有了華僑作先鋒，南洋的繁榮，又由於華僑的努力。華僑在南洋經濟上的地位，也無疑的因之而重要，這一點，我們在上面已經稍為說及。我們若再進一步從經濟的各方面，畧加分析，華僑在南洋經濟上所處地位的重要，更為顯明。

國人之到南洋的，在早期是偏重於經營商業。漢書地理志裏所說「有譯長屬黃門，與應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離、奇石、異物、膾黃金雜繪而往」。就可見國人在南洋經商的歷史之早。而且該書又說：「中國往商賈者，多取富焉」。這又可見國人在南洋，因經商而發達的很多。

西洋人到了南洋之後，南洋的政治權，雖逐漸的入西洋人之手。然而商業權，一直到了現在，大致上還是由華僑掌握。比方，在西洋航海家到南洋購買香料的時代，從南洋各處土人採買香料之權，還是握在華僑的手中，這一點，明史外國傳裏也曾提及。其實直到現在，搜集各種土產，轉賣於西洋人的，還是由華僑代辦。因為華僑商人，不只滿佈於窮鄉陋邑，就是深山大林中，也有他們的踪跡。所謂山貨客，多為一般華僑，他們背了一個包袱，提起一枝扁担，跑到那些地方去，收買獸皮及各種山貨，由各人搜集而轉賣於左近市鎮的商店，然後再運去通都大邑。同時不只小市鎮中的商店往往是華僑開設，就是通都

大邑中的商店之轉賣這些貨物於洋商的，也多由華僑所設立。

其實，很多地方，無論是西洋人也好，土人也好，假使他們不與華僑發生間接的關係，生意是作不來的。暹羅政府，爲了鼓勵人民從事商業，所以設立了一些商業學校，而在這些商業學校裏，潮州話是編在課程之內的。因爲暹羅的華僑，最多的爲潮州人，除了暹羅話之外，潮州話最爲流行。所以潮州話在商業上的效用，從某方面看起來，比之暹羅話還大得多。

這是從商業方面來說，若從農業、礦業、工業、漁業與交通各方面來看，華僑也佔了很重要的地位。尋找香料，是西人到南洋的主要目的，然而據西洋人的考證，第一位在英屬馬來亞種植胡椒的是一位華僑。直到現在，凡是到了出產胡椒較多的安南南部的公佛各處，園主業主，差不多都是華僑。樹膠、椰子、甘蔗等等種植，也多爲華僑所經營。尤其是在早期經營的時代，差不多全爲華僑所壟斷。稻田在南洋，本爲土人所耕種，然而華僑之耕種的也不少。就是好多土人耕種的，其種子，農具的購買，也多由華僑貸款爲之。至於米穀之運銷，也多由華僑經辦。一般城市附近所經營的各種蔬菜田園，以供給城市的居民的，也多爲華僑所經營。

錫是南洋的重要礦業，華僑之經營錫礦的，據一九一〇年的統計，其產量佔總產量百分之七十八。礦業主人固多是華僑，礦業工人，也差不多全爲華僑。

在工業方面，南洋很為落後，然而像安南，暹羅的米較，火鋸，像馬來半島的膠廠，像荷印各處的糖廠，多為華僑所設立。二三十年來，我國婦女之到南洋的日多，華僑的家庭手工業，如織布、織襪、織面巾等等，也逐漸的發達起來。此外各種家庭廚房用具之為華僑所製造的也很多。

漁業也多為華僑所經營。市場裏賣魚的固多為華僑，就是海傍附近的漁船，也多為華僑所有。

交通事業上，大的輪船公司，固多為西人所組織，但是船上的廚工，却多為華僑。行駛小埠的輪船，以至江河海傍的貨船，則多為華僑所辦。比方，暹羅湄南的穀船，全為華僑所壟斷，新嘉坡的駁船，也全為華僑所經營。

火車交通原為政府所經營，而其工人則多為華僑。火車上的餐廳，也由華僑承辦。火車站及輪船碼頭的挑夫，多為華僑，在好多地方，拉洋車的以至汽車的司機，也多屬華僑。

南洋的華僑，不只在南洋的經濟上佔了重要的地位，就是在國內的經濟上，也佔很重要的地位。福建南部，而尤其是廣東之所以稱為富庶之區，主要是由於華僑匯款接濟。所以福建的廈門，廣東的汕頭、廣州、海口各大城市之所以繁榮，無論在直接上或間接上，都與南洋的華僑，有了密切的關係。

廣東沿海一帶的鄉村裏，許多家庭，年間用費，主要也是來自南洋的。比方，文昌一

縣，大部分的人家是依賴南洋的匯款。南洋經濟繁榮了，這些地方的鄉下也充裕起來，南洋不景氣時，這些地方也窮困了。

在福建的南部與廣東的一些地方，不只是日常生活方面靠了南洋的華僑接濟，其他好多事業的發展，也是靠南洋華僑幫忙的。像文昌一縣，縣立中學固要到南洋募捐，鄉村裏的小學，也要到南洋募捐。廣州的嶺南大學，裏面多少偉大的建築物，如爪哇堂等都是由華僑捐款建築的。至於廈門大學及集美學校之設立，其得力於華僑，更不待說了。

醫院方面如海口的海南醫院，都是由華僑籌款設立的，其他各種的慈善事業，也是如此。

生產事業，也很多是得力於華僑的。在閩廣兩省的好多農、工、商、礦業，以至於各種交通事業，多由華僑投資。假使沒有南洋華僑，則閩廣兩省的經濟，無疑的必趨於枯竭。只要看看自白人佔據南洋之後，福建廣東的都市與農村的凋零，就可明白了。

而況南洋華僑的匯款，不只對於廣東福建的經濟，有了很大的影响，就是對於我國的整個國家經濟，也有了很大的影响。我國國際貿易的平衡，主要是得力於南洋華僑的匯款。據一般估計：在一九〇二年一年中，華僑匯款就有一萬萬五千萬元國幣以上。一九三一年有了四萬萬元以上，在南洋最不景氣的時候，這就是從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六年的數年間，每年也有了三萬萬元以上。這可見我僑胞在海外經濟力量的雄厚。一九三七年又有

了四萬萬元以上，一九三八年達了六萬萬元以上，一九三九年增加到十二萬萬元以上，而一九四一年的半年中，竟達了六十萬萬元以上。這些數目，雖然包括海外各處如美洲華僑的匯款在內，然而南洋華僑的匯款，約佔了百分之九十。

不但這樣，這些數目尚不包括好多私人之帶款，以至私家信局的匯款，或是用別的方法的匯款。於是更可以明白華僑每年匯回國內的款項之巨了。

其實，數十年來中國革命之所以成功，以至抗戰之能夠持久，不消說，與南洋華僑的經濟上的援助是有了密切的關係的。

第十一章 經濟的問題

我們在上面已經指出中國在漢時已與南洋有了貨物的交換，從中國運去南洋的有黃金與雜綸，從南洋運來中國的有明珠、璧流離、奇石、異物。此後，兩方的交易日多，宋史食貨志云：

以金、銀、緡錢、鉛、錫、雜色布帛、精粗瓷器市易香藥、犀、象、珊瑚、琥珠、玳瑁、鐵、皮、瑇瑁、瑪瑙、車渠、水晶、蕃布、烏滿蘇木之物。

可知中國所運去南洋的貨物種類較少，而南洋之輸入中國的貨物較多。照這樣看起來，可以說我國之依賴於南洋的地方較多，而南洋之依賴於我國的地方較少。

這種情況，直到近代還是一樣。雖則近代從南洋所輸入中國的貨品與從中國輸出南洋的貨品，在種類上與以前有了很大的不同。比方我國本來以農立國，有了好多農產品在我國所沒有或不能生產的，固不得不仰給於南洋；可是有了好多是我國所有的或可能生產的，也往往要從南洋輸入。就以米來說罷：據一九三九年的海關報告，從越南、暹羅、緬甸三個地方所運入中國的米，就達了二百五十萬公担。其中從暹羅輸入的約一百三十六萬公担，從安南輸入的約一百萬公担，其餘的為緬甸所輸入。

木材、藥材，每年從南洋各處所輸入的，為數也不少。據一九三九年的海關報告：前

者約有一百五十萬公担，後者約有三百五十萬公担。

南洋特產中，如樹膠、椰油、咖啡、每年輸入中國的數量，也為不少。樹膠約有二百五十萬公担，椰油約有四十萬公担，咖啡約有八萬公担。事實上，這些東西，皆可在海南島出產的，只要我們今後對於海南島能夠開闢，大量的種植這些東西，那麼今後多少必能自給。

上面所說南洋的輸入品，除了木材、咖啡之外，每種都佔這些物品輸入的總額百分之六十以上。

礦產如煤油、汽油、柴油、煤錫等，據一九三九年海關統計月報的報告：這些物品之由南洋進口的，煤油為一四四、四四九、九六五公斤，汽油為一〇〇、一三八、九四四公斤，柴油為一一六、六六八噸，煤為五二九、四二二噸，錫為八八、四七〇公斤。除煤只佔總進口額百分之三十八外，其餘均佔總進口額百分之六十二以上。這就是煤油為百分之六十二，汽油為百分之七十四，柴油為百分之六十七，錫為百分之八十三。

此外，每年從南洋輸入我國的鐵與鐵器，進口額也佔了各國輸入的第一位。由是可以看出重要的礦產，我國之依賴於南洋的，至多且大。

總而言之，過去南洋所輸入我國的貨物種類既多，而在近代所輸入我國的好多農產、礦產以至魚鹽等，不只是一個現代化的國家所不可缺的，而且是平時的人民生活而尤其是

戰時的國防所必需的東西。我國在以往之依賴南洋而取給這些物品，既比之世界任何地方都要多，今後當更加需要了。

而況，地理上，南洋之於中國的關係既如此密切，無論在海道或陸道運輸上，都很方便。尤其是我國南方各省之與南洋接壤的，或是位在海濱的，從南洋輸入好多必要物資，比之從國內各地方輸到這些省份，在交通上尤為便利。至於那些國內所少有或沒有的特產，更不得不取給於南洋了。

可是南洋經營這些農產礦產的，既多為華僑，那麼所謂取給於南洋者，也可以說是取給於自己的僑胞。

不幸的是南洋的好多產物像錫與樹膠，往往因為產量過多，而受了國際上的限制。這對於南洋華僑之種植樹膠與採錫事業，有了很大的影響。自這次戰爭以後，人造樹膠以及各種代用品，不只已經發明，而且能夠大量的製造。這對於南洋的特產的銷路，又必有了更大的影響。換句話來說，對於今後華僑的經濟發展，又有了很大的阻碍。這是我國政府當局，不能不加以注意的問題了。

我們再從近代我國的物品之輸到南洋方面來看，我國貨物之輸出南洋各處的歷史雖久，然直到現在，其在南洋的進口貨品額中所佔的百分率，可以說是微乎其微。據一九三九年各方面的報告，整個南洋的進口貨品總價約為二十一萬萬金單位，而由我國輸入的只有六

千萬金單位，佔總額還不夠百分之三。以華僑最多的暹羅與馬來半島來說，也不過佔了百分之四左右。於是可見我國之輸入南洋的貨物數量之少了。

西洋各國在殖民地裡極力去搜取其原料，同時又極力推銷本國的貨物。故其輸入南洋貨品總額的百分比往往很高，固不待言。就以日本而論，在沒有佔據南洋之前，其輸入南洋的貨物，據五六年前日本方面的估計，約為三萬萬日圓。而其估計南洋各處的輸入總額為三十二萬萬日圓，佔百分之八以上。至於日本在我國國內設立的工廠，出品之運去南洋的恐怕還未計算在內。日本在南洋的日僑比之華僑少得多，然而他們輸到南洋的貨物，却比我國輸到南洋的多得多。

南洋有了一千多萬的華僑，然而我們輸出南洋的物品是那樣微少。例如暹羅與馬來半島，華僑佔了總人口的百分之三十以上，我國貨物運到這兩個地方的只佔了輸入總額的百分之四，今後我們應當格外努力推銷國貨於南洋，否則我們的華僑只有使用西洋的貨物了。

原來華僑去國愈遠，離鄉愈久，其愛國愛鄉的情緒，愈為濃厚。同時對於國貨的購買，更具熱忱。反之，對於抵制外貨的心理，也特別堅強，只看數十年來南洋華僑的抵制日貨運動，就能明白。所以他們一見了國貨，就使價錢稍昂，或貨質稍差，往往也願購買。此實為我國國貨暢銷南洋的一個很好的心理因素。

三四十年來，國內商人與華僑商人，對於國貨之暢銷南洋，未嘗不努力推動，可是因為我國工業，發展困難，正像無源之水，可待而竭，無根之木，可待而枯。這又是我國政府與人士之關心華僑經濟問題的，所不能不加以注意的了。

在南洋，我們有了那麼多的華僑，而大部分又為商人，因為國貨的來源太少，不能推銷國貨於土人及西洋人，也算罷了；連到自己所用的貨物，也多要仰給於外人，這是多麼可恥的事呵！

第十二章 經濟的問題

我們已經說過：國人之所以要跋涉重洋而到南洋各處的，不外爲着謀生。他們離開祖國的時候，往往像俗語所說只有一條短褲，與一條竹竿。然而經過數百年，尤其是近百餘年來的奮鬥，南洋的商業，主要因爲華僑所掌握，就是南洋的農業，以至工業，也多爲華僑所經營。暹羅人因叫我們的僑胞爲東方的猶太人，而且以爲南洋之所以少有猶太人，是因爲有了華僑的原故。這是譏罵我們僑胞的話，然而僑胞在南洋的經濟力量的雄厚，由此也可概見了。

但是我們不能不指出：華僑在南洋的經濟力量，不但自南洋受了敵人蹂躪以後，蒙了很大的損失，就是抗戰以前，在最近的二三十年中，已有了日落千丈的景象。其所以致此的原因，雖然很多，可是主要的是由於下列幾種勢力的威脅：

第一是由於殖民地或居留地政府用政治力量，頒佈了好多條例，以限制華僑經濟的發展。我們不能在這裡詳細指出那些對於華僑不利的法律，我們只要指出限制華僑入口，增加入口稅，人頭稅，禁止華僑購置地產，以至限制華工以及好多關於限制華僑經營工商業，農業的法令，都是華僑經濟上的致命傷。一個華僑，從國內到南洋，要化一筆很大的旅費，入口時又要給一筆很大的入口稅，在安南金塔各處，每年所納的人頭稅，差不多要

了百元的越幣，好多僑胞，每月薪金所入，也不過十元十餘元，而半數以上要來繳納人頭稅。同時其他各種限制的條例，是隨時可以變本加厲的。

第二是由於土人經濟勢力的逐漸膨脹。民國二十年間，我在暹羅京都作過考察，那個時候，曼谷暹人之開西藥店的，差不多沒有。然而五年後，我到曼谷時，却有了七八家之多。二三十年前，海防開設商店的，差不多完全是華僑，然而現在最多的却是安南人了。暹羅、安南、固是這樣，菲律賓、爪哇、馬來半島，又何嘗不是這樣。

第三是由於日本勢力的伸張。日本自上次歐戰發生之後，因為歐美貨物的來源缺乏，乃大量的推銷其貨物於南洋，三十年來，其在南洋的經濟力量，日來日增，有些西洋商人，也因為日貨物美價廉，而有在日本購了貨物，貼上製於德國或英國的商標，以欺騙顧客。至於華僑從前之推銷西洋貨物的，也有不少因為國貨缺乏，西貨太貴，沒有生意可做而倒閉的。結果，日本的貨物之暢銷於南洋的，真是無孔不入。南洋的一般人，而尤其是土人身上所穿的衣服，家中所用的器具，多是從日本運來的商品；同時，日本人不只是做批發的生意，而且開零售的商店，使華僑在經濟上的地位，受了很大的打擊。南洋華僑經濟之日益破產者為此。

這次敵人佔據南洋以後，華僑所受的打擊，更加厲害。所以今後華僑的問題，而尤其是華僑在經濟上的問題，是最值得我們注意的。

我們應當指出：自南洋各處被敵人佔領之後，不只是華僑的厄運，就是西洋各國之在南洋有殖民地的，或是有經濟上的關係的，以至南洋的土人，也蒙了很大的損失。因為敵人的目的，既是掠取南洋的資源，那麼英、美、荷、法各國政府及其人民的工商農礦業之在南洋的，固被敵人所佔奪，而土人的一切產業，也為敵人所統制了。比方安南暹羅的米，以及其他各處的日常生活上所必需的物品，在敵人掠奪之餘，華僑固無以為生，土人也難於過活。因為華僑在南洋，從來既執了經濟的牛耳，所以這一次所受的損失，也特別的大。戰後要恢復其過去經濟的力量，也比較困難。而況正像我們上面所說，在南洋尙未失陷之前，僑胞的經濟力量，除了受日本的威脅之外，還受了殖民地或居留地政府與土人的威脅呢！

因之，我國政府今後應怎樣設法來改善華僑的待遇，而使其能恢復固有的經濟基礎，以至將來能發展其經濟力量，這是一個很值得我們注意的問題了。

同時在勝利之後，殖民地政府對於土人的待遇，也必加以改善，在改善土人待遇的政策之下，是否與改善華僑的待遇發生矛盾，這也是一個很值得我們注意的問題。其實，以往殖民地政府往往藉口保護土人，而頒佈了好多限制華僑的條例，所以今後怎樣的去解決這個問題，又是政府當局應予重視的了。

不特這樣，我們應當指出：土人在近二三十年來經濟勢力的澎漲，雖是得力於殖民地

或居留地政府的保護政策，比方，暹羅政府規定在華僑所設立的工廠或公司中，要有多少暹羅工人之類；然而土人在近年來智識的發展，實為其主要原因。

南洋土人近年來智識發展得很快。這是主要得力於教育的逐漸普及，而尤其是文字的學習較易。比方懂得暹羅話的人，一年或六個月就能懂得暹羅文。同樣，安南自改用羅馬字之後，婦孺車夫都能讀書。智識的發展，使他們感覺到經濟上的落後，而愈努力於智識——專門智識的講求，為商的學商，為工的學工，以至為農的學農。他們既逐漸的利用現代的智識去發展其經濟，再加以殖民地或本國政府的保護，那麼他們經濟力量的逐漸澎漲，是自然而然的了。

反觀我們的僑胞，離開祖國而赴南洋謀生的人，多是少受教育的。在以往只靠着他們的勤儉，而在經濟上佔了地位，在現在則專以勤儉去經營事業是不夠的，所以今後怎樣去灌輸他們現代的智識，以應付這種新的局面，又是一個很值得我們注意的問題。

我們知道，以往的土人不只沒有智識，而且怠惰得很。一個土人，比方一個馬來人，既沒有經營事業的經驗，同時假使今天有了一塊錢的入息，往往不用完這一塊錢，就不願再去工作。比起沒有教育，能勤儉，又有經營事業經驗的華僑，是比不上的。然而現在他們不只有了智識，不只逐漸的勤儉起來，而且逐漸有了經營事業的經驗，若再加以政府的保護政策，而給與他們好多的便利，那麼華僑之不易與他們競爭，使華僑經濟的逐漸走向

沒落之途，也是自然而然的了。

教育是百年大計，專門的智識，並非一朝一夕所能求得的。南洋淪陷以後，華僑原有的學校，摧殘殆盡，再加以奴化教育的壓迫，使我們想在戰後立刻發展南洋華僑教育，是不容易的。所以要想華僑在最短時間內，發展教育以爲復興其經濟力量的張本，也是比較困難的事情。因此之故，我們又不能不希望政府當局以至社會人士，今後應設法獎勵一些有智識的人們，尤其是有專門智識的人們前往南洋，幫忙華僑發展其經濟力量，否則以後南洋華僑的經濟不特不易發展，就是以往已有的經濟基礎，恐怕也不易保留了。

總而言之，以往的華僑，赤手空拳到南洋，使南洋成爲我們的寶庫，救濟了國內的好多同胞，繁榮了國內的好多地方，幫忙了我國的革命運動；現在他們遭了最大的厄運，有了最大的危機，他們差不多沒有力量去復興其過去的地位，這時候，假使政府當局，國內人士，不爲他們設法，以維持與發展其經濟的地位，不特對不住他們，而且是對不住國家！

第十三章 教育的問題

上面我們已經指出華僑經濟的危機，不只是由於殖民地或居留地政府的各種限制，而且由於土人智識的發展，及華僑教育的落後，所以這裡，我們要略談華僑的教育問題。

大致的說，華僑子弟所受的教育，可分為三種。一為入外人在南洋所開設的學校中讀書，二為回國入一些為華僑子弟而設立的學校或其他的學校，三為在南洋華僑自己設立的學校裡求學。

第一種的學校中也可以分為數種，一為殖民地政府所設立的學校，二為外國教會所設立的學校，三為土人所設立的學校。我們可以說，除了暹羅以外，華僑子弟之進入土人所設立的學校的，為數很少。華僑在南洋各處，雖有很多娶當地婦女，然而他們對於土人的文化，多持着鄙視的態度。故其子弟，不受教育也算罷了，要受教育，他們很少願意送入土人所設立的學校。然而關於這一點，暹羅可以說是一個例外。因為一來暹羅是一個獨立的國家，華僑及其子弟之在暹羅的，只要自認為暹羅人，曉得暹羅的語言文字，都可以在暹羅的社會上以至政治上佔了重要的地位。二來暹羅政府，要使暹羅境內的人們趨於暹羅化，三來暹羅當局要使暹羅境內的教育，趨於一致，故暹文成爲主要的與必修的科目。反之，在西洋各國的殖民地中，土人的語言文字，雖可存在，然而政府却以其本國的文字語

言爲主，土人的語言文字，便成爲次要的了。土人設立的學校，着果注重他們的語言文字，懂了這種方言，固有很大的用處，懂其文字，却不若學了英文、法文、或荷蘭文的用途之大，這是在暹羅以外的華僑子弟，少入土人學校的主要原因。

至於教會所設立的學校與殖民地政府所設立的學校，雖然前者偏重於傳教而後者却不然。可是在殖民地設學校的，多爲其本國的傳教士，如安南的教會學校，多爲法國教士所設立，菲律賓的教會學校多爲美國教士所設立，他們與殖民地政府的關係，往往很爲密切。其所辦的學校，與殖民地政府所辦的學校，主要目的都是培養一般政府下級人員，或商店店員，或少數的小學教師。專門智識，既少施教，而對於政治與社會思想有關的科目，差不多可以說是沒有的。所以南洋的殖民地，除了菲律賓幾間大學，河內大學，與蘆讓很久而始終沒有成立的新嘉坡大學之外，其餘各處根本沒有大學。華僑子弟之入這種學校的很多，但入了這種學校，却很少有機會去學習中文，甚至有了很多連中國話也不懂，結果，往往對於其他華僑，不但少有益處，反而看不起其他的僑胞，因而有些人說，從中國的立場來看，這是忘宗的教育。

說到第二種教育，在國內最先專爲華僑而設的學校，要算暨南學校。這個學校是在滿清末年，端方督江蘇時所創始的。辛亥革命後，該校也就停辦。直到民國六七年間才恢復起來。然而華僑學生之回國入該校的，在滿清末年與民國初年，並不很多，後來由南京遷

到上海附近的真茹，除了中學師範班之外，又設大學部，但從此以後，不只專收華僑學生，而且收了國內的學生，故不能謂為純粹的華僑學校。

暨南之外，廣州嶺南學校很早就設華僑班，後來又成為華僑學校，教育僑生不少。因為華僑多為福建及廣東人，嶺南位在廣州，故僑生之到該校的很多。又如中山大學，後來也有華僑班的設立，收容了不少華僑子弟。

抗戰以後，尤其是自暹羅排華與南洋各處被日人侵略的時候，華僑及其子弟回國的很多，在昆明有了育僑學校的設立，創辦者多為暹羅回國的華僑，這個學校，初為私立，後改為國立，最後又歸併於國立西南中山中學。此外教育部設立第一國立華僑中學，初在雲南的保山，後因日本侵入雲南，乃遷到貴州。其後又在四川綦江左近設立國立第二華僑中學。

這些學校的設立，用意甚善，不過成績都不算好。原因很多，大畧來說：第一是學生的來源太少，暨南以至後來的育僑之所以不能不收國內的學生，就是因為學生的來源不多。第二，華僑子弟既已回國，就不能專為華僑而設立學校。若因為一些華僑學生的中英文程度較差，設法使其補習，固有用處，若專設學校而收容他們，結果使他們成為一個特殊學校，不只與中國的正常教育有了區別，而且使其少有機會與國內學生接觸。結果華僑學生終為華僑學生，程度好的，又要轉入國內其他較為著名的大學，華僑學校好像始終成

爲學生收容所，實在毫無意義。

近二三十年來，因爲在南洋各處華僑學校林立，學生讀完僑校小學或中學，回國入國內著名學校的很多，就以國立西南聯合大學來說，有一個時期，有了百多華僑學生，這些學生，成績好的固是不少，然因爲南洋各處的僑校辦理較差，故僑生回國以後，入了較好的學校，也有不少因程度的關係，而不能完成其學業的。

不但這樣，南洋華僑，富有的固是不少，然而能夠送子弟回國求學的也並不多。因爲這麼一來，所用的費用過大，而況就是有錢的，也爲了離家太遠，做父母的未必能放心讓其子弟返國讀書。

至於一般在南洋西人或土人所設立的學校讀書，而不懂得中文的華僑子弟，回國讀書，困難更多。因爲無論學習西文或南洋各處的文字，比之學習中文都較容易，一個學生，先學了這些文字而回國再學中文，年紀較小的尙感不易，年紀已大了的，更爲困難。讀了三四年西文，或一二年南洋各處的文字，就能寫信作文，讀了五六年中文，却未必能夠如此。而先入爲主，讀了比較容易的文字，再去讀比較困難的文字，其所感覺的困難，又是不可想像的。所以有了好多這種的僑生，回國之後，讀了三兩年就灰心了，結果是中文既學不成，西文或其他種文字也因之而荒廢，在國內既不能以學問去謀生，回南洋也有了很多的不便，所謂東不成西不就，白白費了可貴的光陰。

總而言之，回國求學，本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回了國，求了學，結果却又東不成，西不就，那是一件多麼不幸的事！

原來華僑之居於海外的，對於國內情形能夠熟識的並不很多。很多在國內就沒有什麼親戚朋友。爲了愛慕祖國，好多人願意送子弟回國求學，然而子弟年紀太小的，固難送其回國，年紀較大的，若在南洋入了土人所辦的學校，或是西人所辦的學校，則回國入學，其困難固如上述。就是在南洋入了華僑所辦的學校，也因爲了好多學校辦理不善，回國升學，也成問題。

因之，我以爲今後對於華僑教育所要特別加以注意的，是華僑在南洋所設立的學校，假使這些學校辦得好了，不只好多想入西人或土人所辦的學校的人會進了這些學校，就是畢業之後，在當地以至回國升學，也有很大的好處。

第十四章 教育的問題

華僑學校之設立，最早的據說是爪哇巴達維亞的明誠書院。這個書院成立於一七二九年，從那個時候起，直至一九〇九年始停辦。然而我們也得指出，這是一個舊式的學塾，裡面所教的，也只是八股文章。

此外，一八九七年在新嘉坡所設立的養正學校，一八九九年在菲律賓所設立的中西學校，都可以說是南洋華僑學校比較早的。到了戊戌政變之後，康有為及其徒衆逃命南洋，努力提倡教育；而革命領袖，在這個時候也到南洋，想以學校為宣傳思想的場所，因而對於教育也努力提倡。因之，南洋的學校乃如春筍怒發般地遍佈各處。在日本未侵略南洋之前，據說在馬來亞一帶，就有了一千一百八十九個華僑學校，學生人數，約有十萬之多。其他各處的學校，數目也當不少。

在民國初年的時候，南洋各處的華僑學校，只有小學，民國八九年間，中學次第設立。中學的三三制實行之後，南洋各處的華僑學校，初中固有不少，高中還是寥寥無幾。從學校數量的方面來看，三四十年來，南洋華僑學校的發展相當的快，可是在質的方面，却有好多必須改良的地方。

南洋的華僑學校之所以在質的方面不滿人意，原因很多，大略言之，約有數端：

第一是大多數的學校沒有一定的經費，好多學校是靠月捐維持的。結果，教員不能安心教學。華僑不乏富有之人，然而願意捐款於學校以爲基金或經常費的，真是寥寥無幾。所以大致的說，南洋華僑學校的經費，實在不很充裕。

第二在南洋人們常說：「金錢說話」，這就是說有錢的人說話，纔有效力。南洋的華僑學校，多由董事會去管理，董事會的董事，而尤其是董事長，往往是有錢的人。他們未必懂得教育，因爲在他們之中，很多是少受過或沒受過教育的，因爲他們有了錢而作董事，同時對於學校的內部行政無所不管，結果是作校長的不能自由去發展學校，而其甚者，是某人一作校董會主席，校長教員以至聽差都用了自己的親戚，學校行政，弄得一場糊塗。

第三是缺乏良善的教師，我們上面曾經說過，到南洋的國人，目的是爲謀生，他們多是少受教育或沒有教育的，後來因爲華僑發財的不少，雖然有些受了教育的人到了南洋，去探視親朋，然而大致上這些人多是因爲在國內無事可做，才跑到南洋的。在南洋教師最感缺乏，而學校又正在增加的時候，他們遂變爲這些學校的教師了。反過來說，在國內一般有了良好的訓練，而同時又有了相當的經驗的教師，願意到南洋辦教育的，實在太少。而況在南洋的華僑學校，薪俸又很低微，一般國人而尤其是智識階級的心目中，南洋乃是蠻荒之地，炎熱之區，就使南洋華僑學校用了很高的薪俸來聘請，恐怕大多數的人們還視

爲畏途。而況這些華僑學校之給與薪水，又特別的少呢。

第四：近二三十年來，南洋各處殖民地政府特別是暹羅政府，對於華僑學校，嚴加限制，教師的資格，與課本的內容，都要審查，其他各種限制的條列尤多。這對於華僑教育的發展上，均成爲極大的阻碍。在暹羅，華僑學校的校長是要暹羅人擔任，在這些學校教書的教師，又要經過暹羅政府暹文的考試。此外，每週又只允許華僑學校授五六個鐘頭的中文，一切功課又需用暹文去教授。這麼一來，國人到暹羅而不懂暹文的人們，都不能充當教師。然而暹羅政府還認爲這種辦法不夠嚴厲與澈底，再以各種原因爲藉口而大事封閉華僑學校。在很短的時間中，封閉了數十間僑校，其目的，無非要消滅華僑所有的學校。這可說是南洋華僑學校的最大的厄運。

我們應當指出，這是以往的事情，可是今後若不設法使殖民地或居留地政府改變其排華政策，那麼華僑教育的前途不可樂觀。這是一般關心僑務，而尤其是關心僑教的人們所不能不加以注意的。

除了上面所說的各種原因之外，我們還要指出，我國文字之難讀，實爲教育上的大障礙。這種障礙，在南洋的華僑教育上，尤爲顯明。在國內，除了有好多機會去認識中文之外，懂了中文以後，就可以用之以謀生或處世，若能再通曉一種外國文字，那就很好。在南洋，只懂得中文是不易謀生處世的，因爲中文在那裡並不是主要的文字，而且往往也不

是次要的文字。在殖民地裡面，西洋文字是官家文字，也可以說是主要的文字，其次是土人的文字。比方在安南，除了法文之外，安南文（用羅馬拼音的）是很重要的文字，所以只懂得中文是不夠的。中文之學習既難，又無大用，那麼在智識的灌輸上，用中文比之西文或土文也要困難得多。

而且我們不要忘記，在南洋華僑的數目雖多，然而我們是僑居異地，我們只懂得中文，不只不易與西人及土人作生意，就是華僑與華僑之間，專只使用中文，也還不夠。而況閩廣方言又多，懂得自己各種方言已不容易，要懂土話與西洋話，更是困難了。

中文既不易學，中國的方言又多，在國語尚未盛行南洋的時候，好多華僑乃用其地方的方言去授課，結果是懂了中國文字，在自己華僑的社會中，還未必能談話，加以南洋的華僑，既有很多是少受或沒有受教育的，所以就使有人懂了中國文字，也不能用文字去與不懂得文字的人們表達意思。中文本來難讀，可是辛辛苦苦的讀得懂了，在南洋的用途又不大，這就是說，不只不能與西人或土人交談通訊，連了在與華僑的接觸中，也未必能交談達意。結果是懂中文者還是自成一個特殊的階級，而非大眾的文字，至於在商業或經濟上，效用也較少。

不但這樣，在南洋的一般華僑學校裡，很少注重於西文或土文，所以一般入了華僑學校的子弟，不只是往往不懂得西文，——土文是用不着說的——而且是往往不懂得土

話——西洋話更不待說了。而況從國內到南洋當僑校教師校長的人們以至一些僑胞，染了內華夏而外夷狄的傳統思想，對於土人語言及西洋語言，持了蔑視以至仇恨的態度，以為這不是讀書人所需要的。同時在這些華僑學校裡所用的課本，差不多完全是來自國內，對於南洋的地理、歷史、風土、人情，以及其他一切有關南洋的事情，完全沒有說及。結果，是在僑校讀書的學生，對於國內的情況，既只有書本上的智識，好像隔靴搔癢，對於南洋的情況，又只有表面的觀察，缺乏系統的研究與深刻的認識，於是回國來作事，固有人地生疎之感，就是在南洋做事，又有了學非所用之虞。要想用了這種教育去發展華僑的經濟，誰都知道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了。

而況所謂華僑學校，又多只是小學，初中已不多，高中更少。小學與中學的教育，只是一種普通的教育，根本的教育。中文既難讀，初中以至高中畢業之後，中文能通順的，已算難得，專門智識，更談不到。要想把這種教育去發展各種經濟上的專門事業，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其實，種植、開礦、捕魚、製鹽、以至經商，都要專門的智識，以往一般少受教育或沒有教育的僑胞，固早已成爲時代的落伍者，而現今華僑學校所養出的人才，若僅以懂得一些中文爲目的，而欲與西洋人以至文字易讀而各種智識正在發展的土人，在南洋的經濟上爭優勝，那是空想。所以我們要想在南洋發展僑胞經濟的力量，以至維持我們僑胞原有的經濟基礎，除非設法去鼓勵國內有識之士與專門人才到南洋外，今後

南洋的華僑教育，還要特別的加以改善！

附錄

一、新南洋的展望

在太平洋戰爭沒有爆發之前，南洋只有一個獨立的國家，這就是暹羅。到了日本佔據南洋的時候，這個唯一的獨立國家，也變為附庸地位。日本投降以後，暹羅固是恢復其自主的地位，菲律賓以至緬甸，也先後獨立起來。荷蘭在這幾年來，雖然拼命用武力去壓迫印度尼西亞的人民，夢想恢復戰前的殖民地帝國，然而印度尼西亞的人民的百折不回與抵抗到底的精神，已使這種夢想粉碎，所以就使印度尼西亞不能在最短的時期達到獨立的地位，牠也正是走着自主的途徑。

在日本投降之後的安南，胡志明所領導的獨立運動，聲勢浩大，可是年餘以來，受了法國武力的壓迫，在表面上這個運動雖受了很大的打擊，然而法國的抗德既是一敗塗地，法國的抗日，又使其尊嚴盡喪，今後安南人在武力上，也許不是法國的對手，在心理上，却已大為改變，不能再去忍受法國的統治。最近來，法國政府，極力利用保大，希望使他成為傀儡，以號召一部分的人民，而達其統治安南的傳統政策，然而戰後的安南人，既已非戰前的安南人，這種政策，恐怕不易實現。而況，據報章所載，現在的保大，也非已往

的唯一命是從的保大了。比方，他反對交趾與安南的其他部分分治，這也是胡志明所極力反對的。質言之，現在的安南人，不只是要求一個自主的安南，而且要求一個統一的安南。所以法國人若不澈底覺悟，而還要迷戀於以往的武力統治，或是鞭策政策，結果是必使安南人的反抗心理，愈為堅強。

我們知道，在南洋的各民族中，民族主義與國家意識的色彩較淡的，恐怕要算馬來亞的人民，然而二三十年來，像土生華僑陳禎祿之不斷提倡民主與統一的馬來亞，以至像在日本佔據時代的馬來亞人的抗日運動，已經表示馬來亞的人，也正在推動其自治自主的運動。最近馬來亞聯邦的成立，雖然表現出英國政府還要利用已經不合時宜的蘇丹與傳統政策去統治馬來亞，然而這種作法，已經引起馬來亞人反感。而況，英國政府既已經給與印度而尤其是錫蘭與緬甸以獨立自主的地位，只要馬來亞的人民，努力去推動這種運動，我們相信，他們在不久的將來，也必能達到這種地位。

總而言之，美國之承認菲律賓為獨立國家，與英國的承認印度而特別是錫蘭與緬甸的自主地位，已使南洋的局面，煥然一新，荷蘭與法國，儘管設法去維持其南洋的殖民地，可是印度尼西亞人與安南的民族自決的運動，已使荷法的政府，感覺到只用武力去壓制這種運動，是沒有用的，因而也不得不作多少的讓步。至於一向被人看作還在醉臥的馬來亞，現在也醒起來了。從前只有一個獨立國家的南洋，現在又加了兩個——菲律賓與緬

甸。印尼，安南，以至馬來半島，也都正在努力去推動其獨立運動，那麼這三個地方，遲早也要變為獨立的國家，是可預料的。所謂新南洋的表徵，就是新國家的成立，而所謂新南洋的展望，也就是新國家的實現。

然而，在這種新國家成立之後，與這種新國家的實現的過程中，我們站在中國的立場上，還有進一步的展望，這就是中國之於南洋的新國家的關係，而尤其是今後的華僑之在這些新國家中的地位。

華僑在南洋的地位，頗為重要。在人口上，華僑在好多地方，像在暹羅，馬來半島，而尤其是在新嘉坡，佔了大多的數目。暹羅的土人，不若華僑之多，馬來半島的馬來人，不若華僑之多，在新嘉坡的人口總數中，華僑佔了百分之七十以上。

除此以外，華僑在南洋的經濟上，又佔了很特殊的地位。商業固差不多完全操在華僑之手，在農工礦業上，也佔了很優超的地位。在戰前的西洋人與在日本佔領時期的日本人，雖然用了各種方法去制止華僑的經濟發展，然而華僑的經濟基礎，並不因之而崩潰，在日本佔領的時期，西洋人的經濟力量，給了日本人破壞，日本投降以後，日本的經濟力量，也隨之而消滅。現在西洋人雖捲土重來，然而他們在過去既差不多完全用政治力量去發展其經濟，那麼今後這種力量，既因各處民族的獨立而喪失，則其經濟力量，也必不能像以往那樣的去發展，是無可疑的。至於土人的經濟力量，一向薄弱，完全沒有基礎，欲

在短時期中與華僑抗衡，似乎是不可能的。

然而我們不能忘記，南洋各處成爲獨立國家之後，假使政治制度沒有民主化，而政治力量完全操於土人之手，這不只使所謂人口總數中的大多數的華僑，沒有參預政治的機會，而又成爲少數人統制多數人的現象，而且恐怕會使華僑的經濟力量，又必受到土人的壓迫而衰落。暹羅的土人，一向利用其政治力量去壓制華僑經濟的發展，菲律賓人以至最近的印度尼西亞人，也有了這種趨向。假使已經獨立的緬甸，與將來獨立後的安南與馬來亞，也像了暹羅那樣作法，或是變本加厲起來，那麼今後南洋雖然是脫離殖民地束縛，而得到自主的地位，一個民族或甚至於一個少數的民族，壓迫別一個民族或一個多數的民族，的現象，恐怕又將重演起來。這不只是南洋的厄運，而且是東亞與世界的不幸！

我們慶祝菲律賓與緬甸的獨立，我們期待安南、馬來亞與印度尼西亞的獨立，我們尤希望在今後的新南洋的新國家裏，不要再有一個民族壓迫別個民族的現象，不要再行統治虐待被治者的政策。

二、論中國與南洋的外交

中國之於南洋的關係，雖是至爲密切，然而政府對於辦理南洋的外交，從來就不大講究。我願意在這裏略爲說明這一點，希望能夠引起當局的注意。

我們知道，在民族上，在文化上，南洋各處，雖也有其特殊的地方，可是在地理上，在經濟上，這些地方，却也可以說是自成一個單位，與我國有了很密切的關係。而況，海外華僑之在南洋的，人口既很爲衆多，足跡又無所不至，從愛護華僑的立場來說，我們也不應當把這些地方的華僑，看作一般散沙，好像一個地方的華僑與其他地方的華僑，沒有什麼關係，而沒有一個整個看法，沒有一個通盤的政策。

可惜我國政府，向來就缺乏了這種看法，與缺乏了這種政策。比方在外交部裏，我們不但沒有一個南洋司，就是南洋各處的事務，也不一定是屬於亞洲司，在太平洋戰爭沒有發生之前，處理菲律賓的外交事宜的主管機關是美洲司，處理緬甸安南馬來半島與所謂荷屬印度的外交事宜的主管機關是歐洲司。只有暹羅是屬於亞洲司。然而在那個時候，中國之於暹羅，却又沒有交換使節。日本投降以後，菲律賓，緬甸，都獨立起來，這兩個國家之於我國的外交事宜，當然屬於亞洲司，然而安南，馬來半島，與所謂荷屬印度，還是屬於歐洲司。

我們並不否認，在外交上，凡是屬於歐洲的殖民地，我們不能不與歐洲的國家接洽，屬於美國的屬地，我們也不能不與美國接洽。然而這是一個客觀的看法，而不是一個主觀的立場。從主觀的立場來看，我們對於整個南洋的外交事宜，也應有一種統籌辦理的政策，而不應完全隨着他人的立場而失了我們自己的立場。而況，事實上，中國之於南洋的關係，歷史是那麼長久，地理是那麼接近，人種文化又那麼密切，華僑人口又那麼衆多；此外，華僑不只在南洋的經濟的地位極爲重要，就是對於國內的經濟上，也有很大的影響，所以就事理上說，中國之於外國的外交，少有像於南洋這麼重要的，在外交部裏，設立了一個南洋司，纔算合理，而且至爲需要，否則在外交部中，也應有一個較有權力的機關，專爲聯絡以至應付南洋的事務。

這不過是從我們對於辦理南洋外交的機構與政策上說。假使再從我們所遣派到這些地方的外交人員來看，我們也感覺到失望。照政府的意見，也許以爲像暹羅只是一個蕞爾小國，而其他地方，又是西洋人的殖民地，因而不必去選擇外交上的特出人才，遣派到這些地方，因而其所遣派的，多爲外交上的第三四流的人物。這是一個很大的錯誤。

我們不要忘記，比方像暹羅這個地方，有了至少佔其全國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口，華僑，所以當大使或領事的人們，非有特別的才幹是不足以勝任的。因爲他不只要應付中暹的外交事宜，也還要應付人口衆多而分子相當複雜的華僑社會。至於像在新加坡，像在

安南的堤岸，除了應付了人口佔了絕對大多數的華僑與應付土人之外，他還要應付統治這些地方的西洋人。

不只這樣，華僑去鄉愈遠，愛國之情愈殷，其所希望於大使公使領事的，愈為殷切。他不只是在其事業上或利益上，要求保護，他的好多的瑣碎事情，也希望使館領館有人去參與。兒子結婚了，女孫訂婚了，他都希望公使能駕臨，父母死了，他也希望領事能參加「守夜」。華僑學校以千百計，開學典禮，畢業典禮，領使也要被請去訓話。華僑商店的數目，不勝枚舉，招牌字，也往往希望領事去題寫。

在這種的環境之下，除了需要有才幹的大使公使領事之外，還要有一大批的人員，纔能應付過去。可是事實上，遣派到這些地方的外交人員，人數既少，有才幹的也不多。因而使好多事務，瑣碎的固是無法應付，重要的更不易推動。年前我在新加坡，住了三個星期，看到那位有才幹與好體格的伍伯勝總領事，天天疲於奔命，事事難於應付，也不外是因爲領館的人員既少，有才幹的更不多。因此，在我國與南洋的外交上，又產生了好多的畸形現象。

舉一個例罷。在我國沒有遣派領事到安南之前，安南的法國政府，用了一種所謂噶幫制度，去管理華僑。所謂噶幫，就是幫長。華僑分爲好多幫，如福建幫，潮州幫，廣肇幫，瓊雷幫等等。每幫有一個幫長，大致上，幫長是一位有地位有財產的人物，華僑入

口，要他擔保，華僑有糾紛或是關於華僑繳納人口稅，他也有勸解催收的責任。

這種制度，在沒有設立領館的時候，未嘗沒有作用。然而領館設立之後，應當取消了。事實上並不是這樣，好多應該由領事館去管理的事務，還是由幫長去處置。有時在國內領了護照，得了法國領事簽准而到安南的人，還要幫長擔保，還蓋手指印。這種畸形現象，一方面固由於安南的法國政府，漠視了我國領事的職權，一方面也由於一般被遣派到這個地方的外交人員，缺乏才幹，不善於辦理外交。同時，又以領館人員，往往寥寥晨星，就使人家願意給與我們去管理，我們也沒有充分的人力，以資應付。結果是不少領館，等於虛設，做領事的，往往對於應管之事，反而不管，而好多不必要作之事，反而要作。

總而言之，南洋既為華僑的中心地域，南洋華僑，不只在南洋佔了經濟上的重要地位，就在國內，也佔了經濟上的重要地位。所以我們對於南洋的外交，不只要有一個統籌辦理的政策，而且要有才幹的人物，與充分的人員，纔能夠應付。

三、雲南與華僑

華僑在海外各處最多的，要算南洋，南洋與國內各省在歷史上，而尤其是在地理上關係很密切的，要算雲南。

以地理論，雲南與南洋毗連，緬甸、暹羅、安南、馬來半島、蘇門答臘、爪哇等處，都好像是雲南的手足；以歷史論，唐代的南詔，宋代的大理，與南洋也有過關係。鄭和是滇人，三保太監下西洋，在中國是美談盛舉，在南洋是揚威耀武。凡是到過南洋的人，都能聽過他的故事，凡是住在南洋的人，還能得到他的餘蔭。在常理上，雲南人之居留南洋者應該很多，可是事實上，國人之僑寓南洋者，百分之九十以上乃出自遠隔重洋的閩粵，這雖由於以前雲南與南洋的交通不便，然而雲南地廣人稀，也可以說是主要原因之一。

近年以來，雲南與南洋的交通，逐漸改良，因而南洋僑胞之回滇者，日見衆多。我們相信，將來雲南人士之到南洋者，也必因之而增加，故今後南洋的華僑與雲南的關係，也必愈加密切。滇省政府對於這一點，也早已看到。除了省政府議決設立僑胞墾殖委會，及接待處，以幫忙回國發展實業的僑胞之外，省教育當局，對於一般回滇升學的僑胞子弟，也盡力設法，使其在省立及其他的學校讀書。僑胞之回滇者，除了爲國服務的機工人員外，多爲實業界，與教育界，滇省當局對於這些職業各異的僑胞，都能特別注意，分別幫

忙。我們相信：不但回滇的僑胞必定很爲感激，就是海外的僑胞，也必聞之喜慰。

最近暹羅政府對於華僑百端壓迫，華僑之回滇者益形增加。我們很懇切的希望僑胞墾殖委員會能積極的實現其使命，接待處能趕快的成立，同時教育當局如能設立一僑生升學委員會與招待處，使一般青年之回國者，對於入校讀書與臨時住宿種種問題，都能得到相當的解決，則不但對於回國的僑胞，有莫大的幫忙，就是對於雲南，對於國家，也有莫大的好處。

在華僑未到南洋之前，南洋不過是一座荒邱，一片莽原。華僑披荆棘，闢田園，現在已成爲海外樂園，變爲第二故鄉。英國殖民地政府也得承認：沒有華僑，不會有今日的南洋。華僑空手南渡，現在却握南洋的經濟權，使他們國內的親朋得了不竭的財源，使我國國際貿易，得了不少的彌補，使閩粵成爲富庶的區域，使廣州成爲革命策源地。雲南地廣人稀，苟能利用他們經濟的力量，與開拓的經驗來發展雲南，則雲南將來在經濟方面以及其他方面的地位，必因之而增高。

南洋華僑教育的振興，已有四十年的歷史。在量的方面，已有很大的進步，可是在質的方面，却未見得十分完善。高等教育固尙未萌芽，高級中學也寥寥無幾。這固由於良師的缺乏，學董的固執，然而當地或殖民地政府的壓迫，也是主要原因之一。故縱使教師與學董得人，教育發展也不容易。南洋有一千萬以上的僑胞，青年男女之應入校讀書者，

至少有兩百萬，這些青年的家境，雖非盡皆富有，然經濟狀況，總比之國內民衆，較爲充裕。又華僑青年，對於本國情況，雖有隔膜之處，可是對於內地一般青年的惡習，少有習染，故在品格上，比較純正。青年求學，在經濟上既沒有多大的問題，在品格上又比較純正，苟能在學問的研究方面，再加努力，則其成就也必較大。

地方的發展，國家的富強，主要是依賴於財力與人力。華僑關於這兩方面都能有相當的貢獻，所以我們很希望國人，而尤其是雲南的當局與人士，對於這些滿腔熱情遠道歸來的華僑，要特別加以注意，特別給予精神上的鼓勵，與實際上的幫忙。

四、論中暹的關係

暹羅與中國的關係，至爲密切；這種關係的歷史，又至爲悠久。據史書所載，三國時吳康泰曾出使扶南，晉時扶南也常常遣使來中國朝貢。隋時常駿又使赤土，據說常駿使赤土時，大受其國王與人民的歡迎。其大方丈告訴常駿道：「今是大中國人，非復赤土國矣。」。後來赤土國王又派其子那邪迦與常駿到中國晉謁隋煬帝。扶南、赤土，就是後來史書所說的暹羅。到了元代，暹國皇帝敢木丁，曾親到中國朝貢，同時帶了好多中國磁器工匠回暹羅。明洪武時，暹羅國王派其子昭祿群英到中國朝貢，洪武命禮部員外郎王恒等齎詔及賜印曰「暹羅國王之印」。清代乾隆年間，暹羅被緬甸征服，後來得了一位華僑，名字叫作鄭昭驅逐緬甸人，恢復暹羅國，鄭昭遂作了暹羅的皇帝。

自鄭昭被其女婿暹羅人卻克里殺害篡位之後，暹羅的當局，雖極力設法阻止中國人恢復其政權，然而卻克里以至其後代，直到鴉片戰爭的時候，還假冒爲鄭昭子孫，卻克里自稱爲鄭華，其後代稱爲鄭佛、鄭福、鄭明。而且到了現在，華僑及其後裔之在暹羅政府中處高位、居要職的，不勝枚舉。至於華僑與暹羅人民之間，因爲通婚及其他關係，兩者的情感也很爲融洽。

直到十年以前，因爲暹羅人受了日本人的煽動，於是排華的運動日趨激烈，其結果，

使在暹羅的華僑，蒙了有史以來所未有的損失。

暹羅雖借了日本的勢力虐待華僑，以至默認敵人佔據東四省，反對中暹交換使節；但是暹羅這種政策，不但對於暹羅沒有益處，反而有了大害。日本人最初利用暹羅排華，待到既達目的之後，又進一步侵略暹羅，所以在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後，暹羅也不久被了日本所佔據。暹羅本來是爲虎作倀，結果引狼入室，自食其果。到了現在，暹羅的一般人士，雖是很爲懊悔，可是已經晚了。

照常理說：暹羅這樣的對待中國，在同盟國勝利之後，中國似可以嚴厲的方法予以報復，但是根據我國政府當局三十五年二月間的宣言，中國對於暹羅，並沒有領土野心，而確尊重暹羅的獨立自主。中國對於暹羅，既沒有領土的野心，中國也必希望他的同盟國，而尤其是英國也沒有這種野心。我們相信，英國對於中國這種宣言，必定很表同情，雖則暹羅在南洋尙未淪陷之前，因爲實行親日政策，不只排斥中國，而且排斥英國。

中國對於暹羅，既有既往不咎的態度，寬容對待的心理，使暹羅在日本戰敗之後，還有保存其獨立的機會，那麼暹羅對於中國，而今而後，就不能不格外的友善了。

暹羅應怎樣與中國友善呢？我們以爲最低的限度，暹羅應該作到下面數點：

第一、暹羅應該與中國交換使節。現代國際關係密切，國與國之間，不能不有使節的交換。南洋各處的英、美、法、荷的殖民地，我國通通都派有領事，暹羅是一個獨立的國

家，我國僑民之在暹羅的人數又多，暹羅過去反對與我國交換使節，是蔑視我國權利。我們知道據歷史記載，我們從前曾常派使者到暹羅，在廣州還曾有過暹羅館，這就是暹羅使節來中國所住的地方。而況在現代的國際關係中，除了兩國完全沒有關係，沒有不交換使節的。中國與暹羅，不只因為中國有了很多僑民在暹羅而有了密切關係，而且因為商業及他種關係而有了密切的關係，在這種情況之下，暹羅還反對與中國交換使節，這殊與國際間之道義合作相悖逆。所以我們希望在盟國勝利之後，暹羅應該立即與中國互派公使領事，至少在我國方面，應該要求暹羅這樣的做，否則我們在暹羅的僑胞，不但得不到國家的保護，就是受了暹羅政府或其他的壓迫，也無從申訴。

第二、暹羅對於華僑的一切不平等的待遇與法律，應該取消。關於這方面的改善，範圍很廣。比方，限制我國人民的入口條例，以及華僑進口所受各種的虐待，又如對於華僑在經濟方面，教育方面，好多限制條例，都要加以廢除。至於其他的好多不平等的待遇，也要加以改善。暹羅政府當局，有了一種偏見，以為華僑之在暹羅，經營事業是妨礙暹羅人的權利，甚至往往以為華僑是東方的猶太人，然而他們忘記了假使沒有華僑，則近代的暹羅不會進步那麼快。其實若從歷史方面來看，在現在統治暹羅的泰族尚未佔據暹羅之前，中國人民在暹羅已有了相當的地位，而那時的暹羅，也實為中國的附庸國家。所以華僑之在暹羅，比之泰族之在暹羅，猶具有優先的歷史，而況若以人口來說，在暹羅的泰

族，不過只有了二百萬至三百萬，華僑却有了三百萬至五百萬。換句話來說，在暹羅的華僑，實爲多數的民族，而泰族可以說是少數的民族。若以近代民族自決與民主政體的原則來說，中國人民在暹羅的政治上，也應該佔了重要的地位。數百年來，泰族握了政治的權柄，少數的民族，以歧視的眼光去統治多數的華僑，是一件很不平等的事情。泰族此後對在暹羅的華僑，實應視爲一家，不可以政治的力量壓迫華僑，把我國的僑胞當作被征服的人民一樣看待，進而互相協同合作，對外建立獨立自主的新國家，對內樹立自由平等的民主政治，則暹羅今後的前途，當有無限光明。此實爲鐵蹄蹂躪之餘的暹人，爲酷愛和平之中華民族所共同的期待。

五、我們豈能再容忍暹羅

中國之於暹羅，在歷史上是素稱友善的。三國時扶南王已遣使到中國朝貢，隋代煬帝命常駿等出使赤土，赤土王又派其兒子陪同常駿到中國朝見。到了元朝，其王敢木丁曾兩次來華。明初洪武曾賜「暹羅國王印」，清代暹羅的使者以及其王子王姊們之來華的，猶史不絕書。百餘年前，我僑胞鄭昭因為驅逐緬甸人有功，建立延到今日的曼谷王朝，奠定了暹羅現代立國的基礎。可惜鄭昭不久，却為其婿暹人却克里所弑篡位，然而那個時候却克里還不敢反背中國，自稱為鄭昭之子。鴉片戰爭以後，暹羅政府乘了我國的外患內憂而停止朝貢，暹羅朝貢固是停止，但是華僑之在暹羅的，不只是數目日多，而且中暹兩個民族，却相處得很好。

不幸二十世紀的初葉，暹羅的第六世皇就位之後，對於華僑很為仇視，他匿名刊行一本書，把華僑當為東方的猶太人，譏我國人為低劣的民族，從此以後，暹羅排華思潮，遂逐漸的澎湃起來了。

十多年前，暹羅政府又為日本所欺騙，大提倡其日暹親善的口號，而加強排華政策，我國東北被日本佔據的時候，暹羅就袒護日本，同時又藉日本的力量去排斥英法與中國，而對於我國的僑民，尤為虐待。國人之入暹羅境的，除了增加入口稅之外，又用識字試驗

的辦法，去留難其入口；同時在上岸的時候，又用了種種不人道的辦法去侮辱他們。比方，在一個小小的新客衙裡，把一般的僑胞像豬牛一樣的逐其入內，因為空氣惡劣，衛生設備的缺乏，不知暈倒了多少僑胞。至於暹羅政府對於已在暹羅的華僑，又嚴格取締其學校，封閉其報館，用婚姻去引誘他們，用法律去壓迫他們，使其暹化，使其忘宗，華僑學校須用暹人做校長，華僑商店要掛暹文的招牌，華僑工廠的工人規定了百分之七十以上要用暹人，以至車夫也用了種種的方法，不准華僑去充當。同時又反對與中國交換使節，這是等於與中國絕交。此外，我國人之有知識者，若到暹羅遊歷，則派密探追隨，然而這還不能滿足其倒行逆施的欲望，於是又以華僑救濟國內難民的事件為藉口，而指其為妨碍邦交，圖謀不軌，因而封閉華僑銀行，大捕華僑領袖。

不但這樣，暹羅的一些歷史學者，及政府領袖，又鼓吹其所謂大泰主義。以為唐代南詔，是泰族的祖國，中國西南，乃是泰族的故鄉。而緬甸的擺人，安南的佬族，都是泰族的子孫，他們除了煽動所謂各處的泰族之外，又假借日本的勢力去爭柬埔寨的西南邊地，與掠取馬來半島的松卡等處。

日本失敗之後，他們明白大泰主義成為夢想，因而又改國號為暹羅。同時又更換了一些政府的人物，好像是悔禍改過，以求自新，然而事實上，對於排華的舉動，却日益厲害。在華僑慶祝日本投降的時候，暹羅不共賀勝利也算罷了，反而又演出屠殺華僑的慘

劇。直到現在爲止，排華行爲，尙且層出不窮，這真是太不自量了。

我們知道，華僑在暹羅佔了暹羅人口總數的三分之一以上，以至二分之一，假使我們除了老撾，馬來各種民族之外，所謂真正的泰族，人口最多不過佔了暹羅人口總數三分之一，還不若華僑的人口那麼多。華僑跋涉重洋，謀生海外，其所求者不外是產業得到保障，身家能夠安全，質言之，所謂安居樂業而已。然而泰族更施其兇殘的行動，在日本尙盤據暹羅的時候，海外僑胞受了敵人與暹人的虐待，固無可奈何，然在盟國勝利之後，暹羅不自悔禍，不自改過，而猶施其壓迫華僑的手段，假使我國政府與人民對於這事不加特別注意，則不只數百萬之暹羅華僑蒙受其害，就是中國在國際上的地位，也要受其影響。

因此，我們不能不希望政府從速設法去制止暹羅這種排華的行爲，在必要的時候，還可用在越南北部的國軍去保護暹羅的僑胞，對於十餘年來爲虎作倀，虐待華僑的罪魁，如前國務院總理鑾披汶，及藝術廳廳長鑾威集之流，嚴加懲辦，以快人心。

此外，除了從速交換使節之外，對於虐待華僑的一切政策與條例，應即要求其取消。至少，我們應該先要求其恢復一九三〇年以前的狀況，然後再詳細查明在一九三〇年以後，各種對於華僑不利的法律，加以糾正。又對於華僑的財產生命之受損失的，也要使其賠償。

我們想想：在國人歡祝勝利的時候，而在暹羅的華僑猶遭殘殺。南望僑胞，血流涓南，此而可忍，何以爲國，更何以爲勝利之國？我們誠懇的希望政府從速設法處理這個事件，因爲這不只是國家的面子問題，而是僑民的生死關頭呵。

六、談救濟華僑

自南洋戰事爆發，而尤其緬甸失陷以後，華僑逃難回國的，絡繹不絕，因而救濟華僑，成爲近來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我們住在昆明的人們，對於這個問題的重要性，最能容易看出來，好多僑胞從南洋而特別從緬甸各處逃難回國的，在長途上所受過的千辛萬苦，固不待說；就是因染疾病而死亡，與爲敵人所殘害的，也不知幾許。惠通橋畔的血債，儘管有了滾滾的怒江去沖洗，也是永遠不會使我們忘記的。

這些逃難的華僑，在長途上既遭了不少的困難，回到昆明之後，還有不少要帶妻子在街旁露宿。而且在長途上，他們的行李，有的遺失，有的被搶，他們的錢財，有的用光，有的被騙，所以初到昆明的時候，爲了饑餓所驅使，有不少的人，連穿着一件外衣與一條長褲，也要把來出賣，自己却只剩了一件內衣，與一條短褲。昆明現在雖是夏季，然而一雨便成冬日的氣候，是久住熱帶的華僑所最不慣的，這真是所謂飢寒交迫的一幅悲景。可是在這種情況之下，還有多少沒有良心的人們，故意去壓低他們的物價，一張頂好的英國毛氈，標價雖不過二百五十元國幣，而買者還要減到一百元國幣，其尤甚者，把一百元的新滇幣，當作一百元國幣去欺騙他們。此外以一元盧比當作二元國幣換用的，也不乏人。

所以救濟華僑，不只是因為他們逃難回國，需要幫忙，而且是因為他們易於被騙，也需要幫忙。

自政府與社會人士把昆明的文廟作為華僑賣物的市場之後，故意壓低華僑物價的現象，已逐漸減少，而各處招待所的設立，對於膳宿方面的困難，也大致解決。最近來據中央所派慰僑的負責人談：逃難華僑之沒有衣服可穿的，也正在設法給與，所以一月以前逃難華僑的苦痛與紊亂情況，雖不能說是完全改善，至少已經部份的解決。而一月以來，政府與社會人士之所謂救濟華僑的主要問題，可以說是注重於疏散方面。

所謂疏散華僑，事實上就是遣送他們回去原籍。南洋各地的華僑，大多數是從廣東與福建兩省出去的，故遣送他們回到原籍，主要也可以說是遣送他們回到廣東福建兩省。可是疏散華僑，要有交通工具，因而最近政府當局與社會人士之從事救濟華僑工作的，無不集中力量去解交通上的困難。大致說來，交通上的問題要想解決，首先要有汽車與汽油，就目前的情形來看，車輛的租借，比較容易，而汽油的購買，最為困難。聽說最近中央派來昆明慰問僑胞的數位，與僑務有關的主管人士，曾親自出馬為華僑購買汽油，這可見得疏散華僑的困難。

我們要指出：遣送華僑回原籍，固是救濟華僑的一種辦法，然決不能算為救濟華僑的唯一辦法。而且這種辦法，只是一種治標的辦法，而非治本的辦法。只是一種消極的辦

法，而非積極的辦法，爲什麼呢？

第一、有些華僑，根本就沒有家可歸。他們久離祖國，有的全家偕去，有的在外結婚。經過相當長久的時間之後，在國內固未必完全沒有親戚，然他們自己却也不一定就有房產。這次倉卒逃難回國，在南洋本來沒有儲蓄的，今後固「無以爲生」；就是在南洋有了儲蓄的，也未必能帶出來，以爲經商的資本，或購置房產之用，因而遣送他們回國，並不能解決他們生活問題。

第二、好多逃難回國的華僑的原籍，已經成爲淪陷區域，廈門、汕頭、潮州、廣州、瓊崖各處，都是華僑故鄉的中心，可是這些地方，都爲敵人所佔據。這次南洋爲敵人所侵畧，華僑離開南洋，是不願受敵人的壓迫，是不願作倭奴的順民，現在遣送他們回國，結果還是回去淪陷區域的話，那麼這不只違背了他們逃難回國的初衷，而且事實上，這些淪陷區域是否能回去，也是一個問題。

我特別的指出這兩種困難，並非完全反對遣送華僑回國原籍的辦法，其實好多有家可歸，而同時又不受敵人壓迫的地方的華僑，不但是熱心救濟他們的人士希望他們回國原籍，就是他們自己，也何嘗不樂於這樣？因爲離了祖國愈遠愈久的人，思念鄉土的情緒愈深而愈切。至於無家可歸，或是家在淪陷區域之內的華僑，是否或能否還要遣送回國原籍，却是一個最值得我們考慮的問題。

我們知道：逃難回國的大多數的華僑，不但目前的生活問題，需要政府與國內人士去解決，就是今後的生活問題，也要政府與國內人士去幫忙他們解決。華僑在海外，在職業上本來各有不同，在海外固不能不有職業，以維持生活，回國之後，也不能不專靠救濟以維持生活。所以我們希望政府與社會人士，除了遣送他們回鄉之外，應進一步與趕快去設法為他們介紹職業。同時對於一般逃難回國的華僑學生，也要設法使其入校，以免失學。其實數年以來，政府曾竭力提倡華僑新村，華僑墾殖，同時又擬普遍設立華僑學校，以收容華僑學生，我們認為目前，就是實現上項計劃最好的機會！

我們相信，能在職業上與教育上去幫忙華僑，不只能使救濟華僑的工作從治標而趨於治本，從消極而趨於積極，而且對於目前的疏散問題，至少也可以得到部分的解決。因為遣送他們回去原籍，既因交通的不便與其他的困難，那麼假使他們能在雲南或甚至在貴州，廣西，湖南，四川等處，有事可作，有校可入，則所謂疏散去原籍上的種種困難，也必因之而減少。

最後，我們願意提醒國人，我們對於逃難回國的華僑，固是設法予以救濟，我們對於在南洋被敵人壓迫的華僑，也要予以救濟。自然的，這一種救濟，不一定是在物質方面，事實上怎樣去給與他們在精神方面的安慰與鼓勵，比起物質方面的幫忙與救濟，尤為重要。南洋有了一千萬以上的華僑，假使一千萬以上的人心不死，而能夠團結起來，組織

起來，倭奴固是兇殘，不但征服不了華僑，而且征服不了南洋！

七、南洋與青年

以前國人之到南洋的，多是一般少受教育的人們，今後國人赴南洋的，應當是一般有智識的人們，而尤其是一般有智識的青年！

我所以這樣的說，並非沒有原因的。

第一，以前南洋是一片荒蕪的田園，是一個沒有開闢的地方，各處的殖民地或居留地的政府，對於華僑之赴南洋的，不但沒有排斥，而且十分歡迎。南洋是一個物產富庶的地方，就算你是一個惰漢，到了南洋是不怕餓的。假使你能稍為努力，你可以請求當地政府給你一塊地方，自己耕種，在那個時候，土地既往往用不着以金錢購置，土地的所在地與土地的幅員大小，也可由你自己去圈定。政府既負了維持治安的責任，政府對你的產業，又往往可以免除賦稅，所以只要國人願意赴南洋，不怕沒有工作的機會。不但這樣，在那個時候，殖民地政府對於南洋各處，正努力開闢，鐵路的建築，以及各種的建設，處處都需要工人。國人之到南洋的，假使不願意去開墾種植，也隨便可以找到一件工作。所以在那個時候，到南洋者多是一般勞力的人，他們雖是多數沒有受過教育，但是發展事業的機會，却是很多。

現在呢，南洋各處雖沒有全部開闢，可是物產富庶的地方，多已利用。不但土地的價

值，日日增加，土地的賦稅，也日日增加，交通以及各種的建設，也已逐漸完備。同時除了華僑以外，南洋各處的土人，也不像從前那樣怠惰，而靠天吃飯。凡是華僑的勞力界所能做的工作，他們現在也努力去做，結果是華僑的勞力界不只是受了土人的排斥，而且受了殖民地政府種種條例的限制。人口稅的增加，與入口額的規定，固使國內的勞働者不像從前那樣隨便可以赴南洋，而人頭稅的增加，使了一般已在南洋的華僑的勞力界，也不易謀生。比方，在安南的柬埔寨各處，每個華僑，每月要繳六元越幣爲人頭稅，一般靠勞力以爲生的華僑，每月所得的入息，普通不過十元至十餘元，人頭稅已要每月薪水之一半或多半，那麼他們生活情形的困難，可以想見。所以沒有受過教育的華僑，要在現在的南洋，靠勞力以謀生，是很不容易的。因此之故，今後國人之赴南洋的，應當是一般有智識的人們，而尤其是有智識的青年。

第二、以前在南洋的西洋人，大多數是在殖民政府裡任事，而一些從事於實業，而特別是作生意的，多是規模較大的公司。這些規模較大的公司與一般購買者之間而特別是對於土人，必賴一些中間人，而這些中間人，差不多可以說都是華僑。換句話來說，西洋人多只是作批發生意，而零沽的商店，差不多全在華僑的手裡。自前次歐戰以後，好多西洋人却兼作這些零沽生意，他們直接由歐美各處購買貨品來南洋，同時又直接的拆零出賣與華僑與土人，結果，是以前華僑所佔的中間人的地位，逐漸失掉。華僑既少受教育，在這一

種情形之下，想與西洋人競爭，是不容易的。所以今後國人之赴南洋的，應當是一般有智識的人們，而尤其是有智識的青年！

第三，南洋土人，素來慣於怠惰，但是近十餘年來已逐漸覺悟，加以南洋各處土人的文字，比較容易學習，土人的教育已逐漸的普及。暹羅是一個獨立的國家，實行強迫教育，成績已很顯著。安南自採用羅馬字母以後，一般婦孺，讀了一二年書，都能閱讀寫作。此外，菲律賓、爪哇、馬來各處的土人教育，也正在發展。除了受過普通教育之外，他們還有各種商業與職業學校。所以從前由華僑所壟斷的各種工商業，現在已逐漸為土人所爭奪。比方，二十年前的海防，凡是商店，除了少數的外國人所開設的外，差不多都是華僑所開設的。現在呢，土人所開設的商店，比起華僑所開設的已多得多。海防固是這樣，安南的其他地方，都有了這種趨向。至於暹羅，暹羅人的商業，原來已很發達，暹羅政府又頒佈了好多法律去限制華僑的商店，民國二十一年，我到暹羅的時候，曼谷的西藥行，差不多完全為華僑所開設；可是民國二十五年，我到暹羅的時候，暹羅人在曼谷所開設的西藥店，至少有了五家。這不過只是隨便舉一個例罷。至於菲律賓的土人，在美國教育制度的淘染之下，對於現代的商業的智識，比之一些沒有受過教育的華僑高明得多。現在的爪哇人，也能覺悟起來，只有馬來人較為落後，然而馬來文字既比中文易讀，只要馬來人努力，馬來人在工商業上也必佔了重要地位。

南洋各處的土人，既都因受了教育而增加其智識，在工商業上逐漸爭奪華僑的固有的地位，那麼今後國人之赴南洋的，應當是一般有智識的人們，而尤其是有智識的青年！

此外，我們知道，自前次歐戰以後，日本在南洋的勢力已逐漸的伸張，到了這次歐戰，而尤其是法國敗北之後，倭奴的南進聲浪，愈唱愈高。南洋淪敵，華僑在南洋地位的危險，可以立見。在這種的環境之下，就使有了智識的人，若不團結起來，也不能保存其固有的勢力。所以今後的華僑，若是少受教育，那麼不但不能與倭奴競爭，不但不能與西人抗衡，恐怕比之土人，還且不如。這是今後的國內的智識份子，而尤其是有智識的青年，所不可不特別注意的。

總而言之，現在的南洋，已與從前的南洋大不相同，從前沒有受過教育的人，到了南洋，不但隨便可以找到工作，而且有了好多機會，使他們成爲實業家，大商家；現在則沒有智識的人，不但不易赴南洋，就是能夠赴南洋，尋找工作也不容易。

也許有人要問我：爲什麼特別要有智識的青年們赴南洋呢？我的回答是，有智識的中年人，不但在事業上多已確定，而且個人習慣與適應環境上，也不容易改變。南洋的風俗環境，既與國內的有了不少不同之處，那麼適應這些不同的風俗與環境，比較上，中年人不如青年那麼容易。不但這樣，要在一個地方作事業，對於那個地方的語言應該認識，南洋各處的語言，比起中文雖容易學習，然而要中年人去學習，究竟不若青年們學習得那

麼快與準確。

青年們！我們不要忘記：南洋是我們的屬地，安南與我國毗連，在歷史上又是我們版圖的一部分。暹羅自明朝到清初，還是我們的藩屬。連了暹羅這個國名，都是我們所賜與。馬來半島、蘇門答臘、婆羅洲、爪哇、呂宋、都曾為我們的屬國。三保太監下西洋，不但是明初的盛事，就是南洋各處的土人，到今猶戀戀不忘。然而曾幾何時，安南、呂宋、爪哇、蘇門答臘、馬來半島、婆羅洲，先後為他人所佔據，暹羅至今雖成為南洋的唯一的獨立國，然而近年以來，為虎作倀，我們而尤其是我們的青年，撫今追昔，不能不感覺到今後我們對於南洋所負的責任的重大嗎？

青年們！我們不要忘記：南洋是我們的寶庫，南洋的經濟力量，從來是操在南洋華僑之手。目下的各處，雖多已開闢，可是南洋無論地上地下，以至沿海的寶藏，是無限量的，比之國內各處，固豐富得多，比之世界各處，絕無愧色。荷屬各處的石油，菲律賓群島的蔗糖，馬來半島的樹膠與錫鑛，暹羅安南的米與木，都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產品。我們今後應怎樣去保持我們的固有經濟地位，怎樣去發展這些寶藏，這都是我們而尤其是我們的青年的責任！

青年們！我們不要忘記：南洋是我們的樂園，南洋的风景，是世界著名的。假使你是個喜欣打獵的，你可以到南洋去打象打虎，假使你是個喜歡游泳的，你切勿錯過了南洋，

因爲在那裡，你到處可以找到綠綠無際的海水，白白無邊的沙灘；在那裡，你有了四季不凋的美花草木，點綴你的園房；在那裡，你有了整年不竭的奇異生果，助你飯後消化。假使你是一個惰漢，你的一日三餐，也可以不費一點力量！

青年們！我們不要忘記：我們有了恢復我們的屬地的責任，我們不要忘記：我們有了保護我們的寶庫的義務，我們不要忘記：我們有了享受我們的樂園的權利！

自序

在這本書裡，除了第十二章之外，其餘各章都是最近寫的。我本來想把這個題目寫成一本較大的書，可是因為時間的關係，未能這樣的做，結果不只是有了好多問題不能在這裡討論，連了在這裡所討論的一些要點，也不能盡量發揮，這是我對讀者道歉的。

附錄七篇，都已在各種刊物發表過，有的雖已失了時間性，然從歷史的觀點來看，未嘗沒有保留的價值。故亦附錄在這裡。

著者。

嶺南大學西南社會經濟研究所專刊甲集第一種

南洋與中國

民國三十七年十二月初版

著者 陳序經

出版者 嶺南大學西南社會經濟研究所

廣州河南康樂

印刷者 清華印書館

廣州惠愛東毓秀新街

定價 金圓 元

